

繪圖

三國志演義

徐枕石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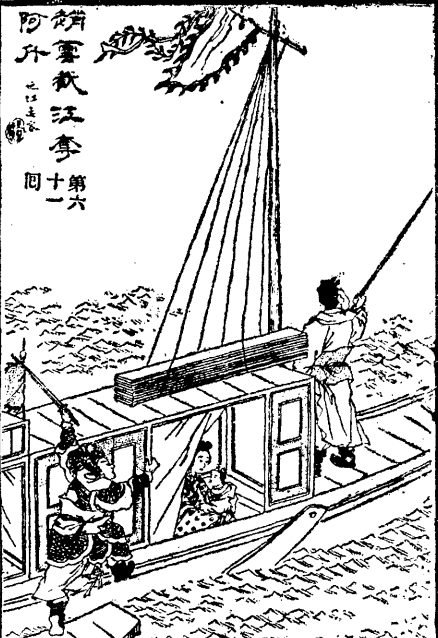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9918





第六十一回
阿外之江李



第六十三回
魏蜀
統策
歸心



第六十四回
魏蜀
統策
歸心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
捉張任

第一才子書卷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彘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爲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惟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著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臥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爲周

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爲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
立德極似鄧禹之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臥南陽三顧而後出也
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
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未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
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爲龐統
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立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
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
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
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
相關合如此敘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
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卽其後
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
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

於小人卽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爲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

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死文書到了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

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惡極妙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

至江南齏粉矣亮不忍坐視惡極妙極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恐極而嘆嘆甚于恐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

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

嘆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不起蓋其讀書養氣之學不及孔明耳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

嘆曰

赤壁遺雄烈 青年有俊聲 絃歌知雅意 杯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効。奈死生

不測。脩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備爲龍。周郎又以備爲虎。天下之事。尙未可知。此正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

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

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

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

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

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料能

死又能料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爲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

主公預爲龐統伏線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有不懼。今瑜

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與關公赴會一樣有膽。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

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至柴桑。魯肅以禮迎。

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固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酌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無奮翼弔君鄙陽蔣幹來說揮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爲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夫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爲哀泣友爲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

此是實話

嗚呼痛哉伏惟尙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

哭其不能助我以攻曹乃真哭非假哭也

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

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寫魯肅處處是實心人

後人有詩嘆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絲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孔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

孔明此來正為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尋，偏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順寫，偏用逆接，妙甚。

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

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立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

不便僭歸，妙有曲折。

孔明自回荊州，却說魯肅送回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

厚葬於本鄉。

了却周瑜。

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現在江南，何不重用？」

借魯肅口極力寫龐統。

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

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碧眼紫髯亦自形容古怪耶。

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

既厭其貌，又怪其言。

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

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

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照應四十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

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七回中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

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

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

激之肅曰。此明珠投暗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

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識勝

倍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藏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

未回。妙有門吏傳報。江東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

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恭敬之乃問統曰。足下遠

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有妙

身分若今之挾薦書投人者未會入門而先傳進矣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

未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

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免強相辭而去。妙有統到未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

樂。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未陽縣事盡廢。玄

德怒曰。豈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

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

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因飲酒廢事。猶勝於以迎接。廢事若善於迎接者。便非好縣令。飛問曰。縣令何

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且

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龍安得無臥鳳。臥治有餘臥亦是醒。彼關於治者。雖日日醒。猶日日臥耳。張飛大怒。

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

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佯塞之態。飛怒曰。吾

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妙絕

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

難決斷。此不足為先生事。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

斷。吏皆紛然。賫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

中聽詞。劉穆之不足為奇。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

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不可小知。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極妙。曹操孫權吾視

之若掌上觀文。一語便露出圭角。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

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前倨後恭。粗中有細。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妙有曲折。飛曰。先

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今之求討薦書一味。鑽刺者能不愧死。

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魯肅薦先玄德拆視薦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有鑒於孫權而先為是言也終為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問得玄德曰近治未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

亮十倍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不似今人之妄自矜誇也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

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未陽縣請龐統到荊州玄德下階

請罪統方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薦書作兩次取出寫龐統極有身分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照應三十五回中語今吾二人

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以上按下玄德一邊以下接敘曹操一邊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

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眾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

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照應四十八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

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因本

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為天水關干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

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

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

韓遂為弟兄又補敘馬騰來歷是續前文之所未及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

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

助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見出頭得此兩句敘明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

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

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此去不旱疎虞馬騰兄子馬

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為下文伏筆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

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馬超聲口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

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

於我也為後文韓遂助馬超伏線超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變觀其動靜騰曰

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

在後接應為馬岱逃回伏筆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

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

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

來日教他入城面君賺他入城便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

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將數十回前不想今

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

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

乎前馬騰見董承時馬騰正言董承隱諱今黃奎見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

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

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

言不告其妻而獨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

承家秦慶童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

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看他說甚言語是

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乎

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

城外點兵時殺之謀及婦人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便密喚曹洪許楮分付如

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

小擎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緒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調撥却勻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

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死了一個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

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亂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

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董承七人之外添出一吉平馬騰父子之外添出一黃奎前後遙遙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

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為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

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讚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 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 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胄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

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語可兒可兒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

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

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按西涼一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爲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讎。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讎。爲父也。亦爲君也。公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

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為得之

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是豈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真能報讎矣遶樹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為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楮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楮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致敗則洪與楮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為劉備亦不為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都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即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兵力嗚呼

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為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眾。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吳。意不在吳而在騰也。至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

令合淝張遼准備糧草以爲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既爲東吳之壻。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兄不致

書於妹丈必欲煩魯肅修書者。以前有江上之追故耳。故曰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肅領命

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

猛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

涇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

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

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無暇下江南矣。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操伐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曲而文亦曲。玄德大喜。

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

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

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

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

踉蹌而入。接筈甚緊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何為岱

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

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玄德書超之起兵決矣忽報

荆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馬超正說夢馬岱忽來，馬超正哭，玄德書又忽來，接筈處俱極緊。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誓同受密詔，誓

誅此賊。照應二十回中事今令先君被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讎也。若能

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句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讎恨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馬超正欲起兵。韓遂之使忽來接箭。又甚緊。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

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玄德致書於馬超。用實寫曹操致書於韓遂。用虛寫一實。一虛筆法變化。○有此書札往來。便為下文詐書張本。超拜

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文勢便曲。韓遂扶

起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玄德之助是虛。韓遂之助是實。馬超拜謝。韓

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

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

萬大兵。殺奔長安來。寫得聲勢。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

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

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只會寫字。那裏會斷殺。我有筆如刀。不若別人懷寶劍。岱提刀趕來。馬

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

河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上土硬。

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

安唾手可得。此時妙在不敘明白。至後方知其計。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教盡退軍。

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

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即此便是計策。

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此時龐德已雜在其中矣。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說

鍾繇弟鍾進把守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明敵至此突如其來如亞夫將軍從天而下。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

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

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

南征。照前文東吳求救事此馬超救之而實玄德救之也。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堅守潼關

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

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預為失瀆關伏筆。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

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

把曹操三代辱罵。又一陳琳。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

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陳琳罵曹操以筆口有萬口。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

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誘敵之計。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

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

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

軍殺至。城外見馬岱與城中見龐德皆突如其來寫得聲勢。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住。左是

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衝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忘却當可無洪不衆

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兵直抵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敷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槍。立馬陣前。借曹操眼中極寫馬超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

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讎。吾當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後罵此是當而罵只此數語亦抵得一篇檄文。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槍刺李通於馬下。超把槍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

將佐皆低當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暢絕快絕馬超掛孝曹操何敢穿紅操之去紅只算替馬超帶

孝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袁紹入宮時鬚子大得便宜馬超追操時鬚子又極受累

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髻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暢絕快絕關公鬚長鬚曹操包知鬚若云裹頸的是曹操則將斷其頸乎

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惶惶脫錦袍。劍割髻髯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嚇殺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

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

馬超從後使槍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或曰惡人

道也予曰此非天道特天數耳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我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

住馬超，操得命走脫。與榮陽救操彷彿相似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

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

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

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不是寫曹洪是寫馬超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

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

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槍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

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弱得過了幾日，細作來報。

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喜得諸將曰：馬超添

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有添軍馬。操又

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賀得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

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現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

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

因曹操分兵故韓與馬亦分兵分則易聞也

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

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吾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人暗暗

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

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遏吾之後

也。吾當引一軍沿河拒住北岸，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

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渡，渭河亦幾不可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

可擊。侍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不死於陸，必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超曰：

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

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

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虎來臨騰蛇

勳發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

指約休鬧。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鳥巢燒糧時亦用此法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

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

離不到百餘步。嚇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

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船傍手盡折倒

於水中。舟中之指可掬急將船望下水棹去。許褚立於稍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脚

邊。許褚為曹操手下將曹操反為許褚脚下人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遼河

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無洪則死於陸無褚則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馬超箭不虛

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

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以旗包頭以鞍遮身

不謂旗與鞍却有如此用法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迫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

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

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了樹虧了旗虧了鞍又虧了牛馬○虧了放牛救了水中一老牛虧了放馬退了岸上一怒馬方到北岸。便把船筏繫

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皆嵌在甲

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每致必笑奸雄

故緒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

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

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

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脚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

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南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

可擒矣但爲自守之計是示之以弱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

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壯之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

韋許褚領之寫許褚并提起典韋照應擊張繡時事典韋已死今救曹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

皆稱爲虎癡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

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剿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

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

爲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令衆將於甬道兩

旁誘之龐德音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躡

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寫龐德聲勢爲後文戰關公伏筆韓遂已被困

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承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

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

龐德失馬奪馬許褚跳船撐船其勇相似

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

應殺敗曹兵復救大牛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

坑中死者二百餘人

韓遂八將中折了二人

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

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

部令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

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

超遂之謀早為

老賊所覺

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

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

被夏侯淵所殺

韓遂八將中又折了一人

馬超却自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三路蜂擁殺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

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鬪之

亦不過以勇鬪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

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

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也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敍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稿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有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

運一計。其始必爲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爲衆將之所嘆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爲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爲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輜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燒，後有渭河之燒，大火燒後又有小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往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軍馬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

形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閒筆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

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

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

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

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前攻冀州之時。有老叟陳說星象。今戰渭

相對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

受而去。不受金帛。高則高矣。但不明順逆。有愧隱士之名。破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

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土凍緊。土城已築完。

超之焚寨。恃有火攻。操之築城。賴有水助。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

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

來答話。超乘馬挺槍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

老賊妄稱天命。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

立。後寫許褚英勇。以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

叫曰：吾卽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夢乘虎而疑。今見一虎而退。操亦

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

皆稱許楮為虎侯。百忙中夾註一筆許楮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楮

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

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痴。楮固虎也，超亦一虎也。虎超豈畏虎楮。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

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槍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痴快出。曹

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激許楮言未絕，許楮拍馬舞刀而出。

馬超挺槍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

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楮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

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極寫許楮正是極寫馬超。曹操棄袍許楮棄甲，棄甲亦算輸矣。兩軍大駭，兩個又鬪到三十餘

合。楮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槍，望楮心窩刺來。楮棄刀將槍挾住，兩個在

馬上奪槍。許楮力大，一聲響，拗斷槍桿，各拏半節，在馬上亂打。以斲殺始以厮打終一笑操恐楮

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

直撞，搦殺將來。操兵大亂。許楮背中兩箭。誰叫汝赤膊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濠邊

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間之前操軍屢敗，可見將在謀而不在勇也。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

惡戰者，莫如許楮真虎痴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

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

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得安曹操其有鞭墓之懼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

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

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

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撤了夏侯淵

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讎不但是勇實見其孝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

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

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

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即此

便為下文生疑張本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

之事曹操反間之書未來韓遂求和之書先至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

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

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賈詡前為李傕策馬騰今為曹操策馬超始終助逆雖智謀不足取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

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

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

倘不准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

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

兩下分開反問之計便可從此而入

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

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

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營觀看。

想是要看短鬍子

操高叫

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

割鬚裹頸之時惟恐被人認識今却出而示人

好生大膽○兩目一口只是髭鬚割去幾根耳一笑

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

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

話。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

矣。」

對陣之時忽敘年家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敘寒溫又敘年齒全不是對陣時語是極沒要緊話却是極要緊處

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

「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

多時不見髭鬚滿面今失去髭鬚當有今昔之感

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

奸極妙極

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

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說

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

超心甚疑。不言而退。」

在曹操算中

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

曰：「此意雖妙。尙未足問二人。某有一策。可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

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

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彼談不足繼之以書書中有塗抹則

疑語中亦必有隱諱矣。因前疑後因後疑。前真是絕妙疑兵之計。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多遣從人正欲使馬超知之。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俱在賈詡算中。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殷浩空函曹操草稿皆咄咄怪事。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槍刺殺便了。讀至此為曹操

寒心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候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致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對語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送書之後又繼之以可疑之語。前既自出後換他人奸雄機智真不可及。超聽得大怒。挺槍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

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

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弄假成真，俱在曹操賈詡算中。遂曰：「吾與馬騰結為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

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一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假書換得真書，曹操大得便宜。操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

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

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

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蔣幹在周瑜帳中所聽之語是虛，今馬超在韓遂帳前所聽之語是實，一實一虛，前後遙遙相應。超大怒，揮劍

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是馬超手，辣只緣曹操手毒耳。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瀕殺

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剝倒梁興。五將中又去其二。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

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

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方知混殺了一夜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槍縱馬逐之。

李堪拖槍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

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上一將曹操欲借韓遂殺馬超。誰知馬超又借于禁殺李堪為之一笑。超回馬來殺于禁。

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駐紮。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槍

撥之。矢皆紛紛落地。寫得馬超山畏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裏堅厚。不能衝出。超

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

下馬。馬超墜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

此是絕處逢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

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到馬兒。如得首級者賞千金。封萬戶侯。

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追劉豫州彷彿相似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

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

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接下馬超以下專敘曹操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

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鬚同病相憐為之一笑曹操就於長安歇馬。

授韓遂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八將止剩其二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

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

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
休回兵。為後文馬超
奪隴西張本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

為孤保之。卓領諾。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為後文楊阜
破馬超張本

卓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且放心。卓辭而去。

眾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

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老賊用兵每為
諸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

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

而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築土城。

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吾乃巧用反間。蓄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

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荀彧謂操用
兵如神信然眾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

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

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孟德新書
雖不傳只

此一段可當
新書一則眾將拜曰。丞相神謀。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

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

德容。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鑿駕出郭迎接。明明是迎賊非
迎討賊之人詔

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上接下曹操

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

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

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絕妙張衡死張魯行之張角與張魯一個橫敘三人一個豎魯在

漢中自號為師君稱謂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稱謂為首者號為祭酒愈出領

衆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出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

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為監令

祭酒愈出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一通焚

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人公與天官地

如此之於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以鋪燈鑽又蓋義舍舍內飯

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管境內

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

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甯太

守通進貢而已張角稱着天已死黃天當立當年聞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

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為漢甯王何不竟稱

君大祭酒 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為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

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

起兵以上又按下張魯以下接入劉璋○張魯有弟張魯亦有弟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

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帝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

元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回中便以劉焉作引至此方纔敘明來歷遙應前文益州太守趙韙等共保障為益州牧璋曾

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劉表與孫權有讎劉璋與張魯有讎彼此遙遙相對○張魯劉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是劉備已說出兩人名字至此方纔敘明來歷亦遙應前文璋使

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

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眾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

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荊州豪傑來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為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

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

中之意則無以書為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為也夫善兵者不言兵

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玄德。玄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狎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狎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荊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玄德。更不敘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爲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略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爲之先容。爲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

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荊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荊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如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荊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爲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爲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貌陋。張松亦貌陋。可見以貌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

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

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

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松看得曹操中意。誰知後來却是不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

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畫圖爲記。永年張鋪。出賣西川不誤主顧。帶從人數騎

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一句。暗爲下文伏線。却說張

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

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

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然走謁大人者往往如此。豈獨曹操爲然哉。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

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

掃清中原。有何盜賊。好言太平而惡言盜賊者秦之趙高宋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

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謂太平耶。得白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

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曹操不以貌陋輕龐統，獨以貌陋輕張松，何也？蓋龐統諛之而張松觸之也。左右責松曰：汝

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

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其身雖短，其言則長。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

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一俊一醜，相形好看。問其姓名，乃太尉

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智識過人。松知

修是个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

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

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如何，松曰：蜀爲西川古號益州，路有錦江，

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鷄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

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

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亦抵得一幅畫圖。修又問也。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

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

計，豈能盡數。既誇地靈，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

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賢又誇

時俊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現

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

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四世清德而其子乃為曹操所用且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

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此職

耳不曰附操之勢而曰服操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

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既笑楊修又笑曹操妙甚惡甚修曰公居邊隅安知

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

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兵為書張松又以為兵松看畢問

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倣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做十三篇便不得謂之新書公

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

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正好瞞足下耳今之盜竊他人文字以為己有

者恨不令張永年見之修曰丞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

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

差錯不是曹操蹈襲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張松蹈襲去了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文章貫太虛。百家并諸子。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欲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照應二十三回中事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辯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我軍容之盛。楊修誇之以文。曹操又耀之以武。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颺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斜目便有不屑之意。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惡甚。○文不足以動之。而欲以武動之。曹操已低一着。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

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嘲笑亦大快心，聞此數語，新書即不暗合古人，亦當燒矣。操大怒曰：豈儒焉敢揭吾短處。喝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侮，愈觀下文之妙。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把一個西川亂棒打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了落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一主見。一個主顧不着，只得再尋一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明是孔明調遣妙在不敘出來，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俱在孔明算中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

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只不敘明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

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食二人殷勤相勸又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飲至更闌方始罷席

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

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非敬張松也敬西川耳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

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

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為萬幸非請張松直請得一個西川來了松大喜遂上馬並轡

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施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

不提西川之事孔明教法絕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荊州

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回答他妙甚

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

反不能占據兩郡其他皆漢之蟊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回答妙甚

孔明只言玄德無處安身龐統便言他人合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着啞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

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自此一連留張

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後還不提甚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

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敝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到西川來領教便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淚也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

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荆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

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荆州不可居尚未說出西川來亦自覺引路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

有安跡之所以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

德若起荆襄之眾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至此更耐不得只得和盤托出玄德曰備安敢當

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張松明說出已是極力相就矣妙在玄德又

用一語漾了開去松曰某非賣主求榮實實是此四字偏要先辨白一句亦自覺口重耳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

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

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

公不打自招盡情說出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

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連日殷勤相待

正為要釣他這幾句話玄德曰雖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推又

開一句妙甚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

晚矣皆是孔明龐統意中之語却偏要迫張松口中說出妙甚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

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處方纔應承却便要釣他這本畫圖出來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

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計至此大事已畢玄德略展視之上面

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

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將心

事共議又引出兩人來一同做賊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

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極似迎賓館中說分上者直待臨別時方纔一露來意孔明命

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

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

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輕將一國賣與人了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

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

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

非劉立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做買賣歸又合着影計了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

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荊州不用法孟二人請往却用張松薦之妙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

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將取川嚇他璋曰似此如

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不即說何計待他自問璋曰何計松曰

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

况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不須玄德自來却是劉璋去請亦可謂善於賣國矣

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

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正商議

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

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園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為劉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

備而此時則忠於劉璋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為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

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

張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與郭嘉之度劉表其

語相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

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荆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其言如見可先斬張松後絕

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

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燃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

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韓馥欲招袁紹而耿武關純諫之劉璋欲招玄德而

黃權王累諫之前後正復相類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

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癬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後黃權不死而王累獨死。璋叱曰：休再亂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即以西川酬之。書不盡言，揣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託，今日却急於自說，前後急變化不同。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消將張松語一提，不必更說自家話。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鸛鶴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託。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說乎？將軍

欲取某當效死。

前得圖畫今又得一鄉導

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

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

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

如范蠡天以吳賜越之語

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

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不欲取劉表正是此意

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為也。龐統

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

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

為大國，何負於信？

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欲襲殺之於涪城何耶

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

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

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

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

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收川之事又惟龐統任之耳

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

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

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

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

二十七回中所伏之人於此處始來

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

丹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立德說劉益州領兵五千遠來迎
接立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報告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
城親接立德卽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
此去必被劉備所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既於遣使時諫之
又於出迎時諫之
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族宗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
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銜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
落門牙兩箇黃權之齒落黃
權之心盡矣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
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
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諫臣父有諫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
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李恢後來亦事立德
然此時則忠於劉璋璋曰立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
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
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偏是賣國之人
反說別人不忠璋
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
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如此諫
法從來
有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稽首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識同於王累而王累之忠則過於此二人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立德。却說立德

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立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

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立德

皆用好言安慰。初來便收拾人心極妙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

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計太狠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

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龐統直欲并曠過立德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

已到。使人迎接立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立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

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初見劉表未嘗揮淚。今見劉璋而揮淚者。以將欲取西川故有所不忍而揮淚也。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

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且慢謝須乃脫所穿綠袍

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人言劉璋聞即此便知其間時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

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後來此四人皆

死於戰可謂璋之忠臣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嘆而退却說玄德歸到

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

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劉璋無隙可藉以

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

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勸殺劉璋孔明必不出此言玄德曰

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二句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二句若行此事上天

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不曰王者不爲曰霸者亦不爲拒統之甚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

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

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

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馳驅馬上既到此地進則有功

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統龐

只言取之之法正却言不取之害更進一層

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爲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則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其一便可傳爲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爲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爲之後焉。嘗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已。孫夫人在荆。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攜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是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爲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

爲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荀彧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勸操取兗州則比之於高光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於楚漢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僭逆之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爲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彧之失在從操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毋乃爲識者所笑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前輩自居而以後輩目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孫權此老奸識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

孫權之擊合淝宋謙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於濡須而獨能屢勝何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而短於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須則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則一城不能拔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

前卷與後卷皆敘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敘荊州放下荊州更敘孫權復因孫權夾敘曹操蓋阿斗爲西川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爲劉氏大關目奪阿斗亦劉氏大關目也至於遷秣稜應王氣爲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爲曹氏僭號之本而曹操夢日孫權致書互相畏忌此鼎足三分之一大關目也以此三大關目爲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與荊州分作

兩邊寫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敘事用筆之精直與腐史不相上下

却說龐統法正兩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

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

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

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加范增之遺項莊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

舞劍為戲龐統便呼眾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

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

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如項伯之對項莊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

舞於是劉瓚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鴻門宴上舞劍只有二人今却有無數項莊項伯更是奇絕

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

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

去佩劍眾皆紛紛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鴻門宴上止賜樊噲卮酒今却有無數樊噲更是奇絕曰吾

兄弟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

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

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為此龐統法正之謀太急不如玄德之緩急則不免於忍緩則不失為仁統嗟嘆而退却說劉璋歸

寨劉瓚等曰主公今日見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

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立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

之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立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

葭萌關。劉璋便請立德往拒之。立德慨然領諾，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

將勸劉璋令大將堅守各處關隘以防立德兵變。為後文取濟關張本璋初時不從，後因衆人

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立德到葭萌關

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立德不欲遽殺劉璋亦為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立德主意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

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

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此計但說得好

聽須知荆州有孔明關張趙雲守之未易得下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

可斬之，欲害我女之命耶。劉表屏風後之一人是立德難星孫權屏風後之一是立德救星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

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前為孫夫人不欲殺立德今又為孫夫人不欲取荆州因

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是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

喏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

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孫權此時還當埋怨周郎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

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

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若國太聽得咒他。又當着惱。取郡主星夜

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前日折了一個夫人。今日却又

贏了一個公子。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

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程。於是密

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客商。分作五船。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却於此處先有一引子。更詐修國書。以備盤

結。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

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不是太太要歸神。却時哥哥會搗鬼。

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

人帶阿斗去。見一面。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既非國太親。外孫如何要見。只此便可知其撒慌。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

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

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備下船。隻

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子阿斗

載在車中。昔日長坂坡前。虧了一個死夫人保來。今日荊州城內。幾被一個活夫人取去。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

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

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錢行視之。乃趙雲也。來得突兀。阿斗曾做趙雲懷中之物。今日此

去如取諸其
懷而奪之矣

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船沿江趕來

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前是以旱追早今是以旱追水前有六將今只一人

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

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令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順流而去趙

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

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跳上漁船只兩人駕

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

漁船只取得魚今却借他取一小龍可謂小材大用

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

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

佩青鋼劍在手分開槍搦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

此一躍之功抵得長坂數十戰

吳兵盡皆驚倒

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

若非昔日在子龍懷中安得今日在夫人懷中

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

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

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

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

極似糜夫人對子龍語

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

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

由得他說說得嘴响

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

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

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了奉面孔

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

雲曰若不留小主人縱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

婢向前揪。拈子龍前番救阿斗是殺着男將今番奪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

爽快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

趙雲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贈嫁今却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

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

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排。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

番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着急讀者至此亦替子龍着急只見當船頭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

嫂嫂留下姪兒去。先聞其聲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急來油江峽口。正撞著吳

船。急忙截住。後見其人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

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一顆人頭權當叔叔饒行之禮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

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快語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

若等你哥哥回來。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

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前日夫婦歸荆追之者意不在婦而在夫。今日母子歸吳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

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

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東吳許多將佐追不得。劉備轉去。今只張趙二人却奪得阿斗轉來。放孫夫人五隻船

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得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張趙今寫孔明若孔見阿斗已奪

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具

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

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此處只敘孫權取荊州之謀。便不敘母女

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怎生相見并真病假病緣故此省筆之法

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

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為萬

世之業。為後文稱帝張本孫權覽書大哭。謂眾官曰。張子綱勸吾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

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跌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

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後無患。呂蒙可謂善計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以下按過孫權接敘曹操却說曹操

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董昭前請遷都許昌，今又請加九錫，全乎為曹操腹心者，也不想食淡人偏不肯淡。 那道那九錫。

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大輅，金車也。戎輅兵車也。玄牡二駟，黃馬八匹。 二衣服。堯冕之服，赤鳥副焉。堯冕王者之服，赤鳥朱履也。 三樂縣。樂縣王者之樂也。 四朱戶。

居以朱戶 五納陛。納陛以登陛階也。 六虎賁。虎賁三百人，守門之軍也。 七鈇鉞。鈇鉞各一鈇，即斧也。鈇斧屬。 八弓矢。形弓一形，矢百形，赤色也。旅弓

十旅，矢千旅，黑色也。 九秬鬯圭瓚。秬鬯一亩，圭瓚副焉。秬，黑黍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於陰，亩中樽也。圭瓚，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向為曹操腹心，今日忽然作此等語，是教曹操以淡也。董昭淡而不淡，荀彧不淡而假淡，可發一笑。 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

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操願書墓道曰：曹侯之墓，今則與此言大不相同。 荀彧

嘆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

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

送飲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錫，荀彧只有一錫。 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荀彧會其意

遂服毒而亡。漢文帝賜食於周亞夫，而不設箸，是猶有食也。今操以空盒賜荀彧，或疑是并食，亦無有矣。閉是使荀彧絕食之意，或安得不死乎？ 年五十歲。後人有詩嘆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歿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藏兵在塢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

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著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璋降操而操薄之，孫權拒操而操嘉之，奸雄賞鑑亦自不凡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

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

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軍一敗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三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於此再見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軍再敗操心

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不應便有退心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湧洶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

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日而有三正應鼎足之象忽見

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

一夢正征戰時忽然却斂一夢一部三國皆當作如是觀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

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

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

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爲臣下

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

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目亦自正大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

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

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

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軍三敗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

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正與秣陵王氣相應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

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省却無數筆墨直至來年正月春

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連環之舟水中如在岸上濡須雨後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憂

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

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退。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操以權爲英雄。權亦以操爲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

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語。

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

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

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須以遇水而歸。前後遙遙相對。

孫權亦收軍回秣陵。

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尙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

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麾之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

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玄德初以徐州爲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荊州爲家。而操失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眞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荊。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荊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城。三曰回荊州。夫回荊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玄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况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玄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圖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圖則凶。爲將之道。固然將

將者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爲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鬪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爲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立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立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瓚之謁紫虛冷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立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義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荆州來使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

前者玄德欲救孫權而與書於馬超是不救之救今者孫權欲圖劉

備而致書於璋魯是不圖之圖

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荆州權勝亦必取荆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

荆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

兵回荆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孫權之書以劉備結束吳為名玄德之書又以東吳求劉備為說大家借題互相欺誑正是一對空頭奈兵少糧缺

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

另作商議此處不即說明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

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為何亦同來楊懷

曰專於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

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

助一人出口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

何異與虎添翼乎一以備為火一以備為虎誰知火已熾不可滅虎已入不可出乎衆視其人乃零陵丞陽人姓劉名巴字

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

斛發書遣使報玄德是授之以隙矣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

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為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

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正欲尋鬧得此一書便好翻轉面皮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為

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

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為上

計。若此席間殺劉璋則此又其中計矣。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

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

都此中計也。此中計鳳雛已爲下計矣。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棄馭萌而歸此

龐統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二計耳。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又逼一句然確是實話。玄德曰軍師上計太

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計而用中計猶有不忍之心。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

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

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時不會知會得張松。乃修書一封

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

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畫圖藏得甚緊手書

何故不密。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守順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

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

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且言弟張松與

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一向尙在夢中遂下令

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嘆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

即便差人報告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

馳檄各關去訖。若依龐統上計則各關未必費力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

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

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龐統正欲於送行時殺二將。二將亦欲於送行時楊

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

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此句是主

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此句是賓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

旗吹倒。不必風旗告變。龐統已知之矣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

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軍來送行。

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忠。但有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

一個也休放回。為下文賺關之用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

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准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

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

德

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玄德不肯自飲，教他先飲。是玄德謹慎防處。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

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隨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

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

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

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將舞劍以助一笑乎。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曰：二人

本意欲害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

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善買人心。玄德曰：楊懷、高沛離

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爾等無罪，不必驚疑。衆各拜謝。龐統曰：吾今

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欲走透一人，正爲此耳。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

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

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殺得兩人，甚不費力。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隨

卽分兵前後把守。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

乎。未免露出真情。玄德在劉表席間醉後失言於此，復見。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

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以紂比劉璋亦擬之，非其倫確是醉話。汝言何不合道理。

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亦有醉意。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方醒。左右以逐

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我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

主公。

一語冰釋
龐統亦妙

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水

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

始信王
累之言

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

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瓚冷苞張任鄧

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城。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瓚曰：「吾聞錦屏山中

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

往問之。」

正廝殺時忽見
一世外之人

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

是大丈
夫語

瓚曰：「不

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

既一心為主又
何趨避之有

於是

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

山。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

極與水鏡
莊上彷彿

問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

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瓚再

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瓚。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雛鳳墜地。

為落鳳
坡伏筆

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

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四人無一生還，亦先伏下一筆。瓚又請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著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瓚曰：仙人之言，

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張任不降之意，於此已決。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

馬，把守各處隘口。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著

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紮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

曰：某願往結寨。劉瓚大喜，分兵二萬與冷、鄧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二將當先，劉璋亦以二將當

先劉瓚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

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軍二萬離城六十里，紮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

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寫黃忠不異，廉頗馬援。玄德

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到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

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嬰鑠哉，是翁。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

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下將，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

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

不誤了主公大事？魏延激惱黃忠，則黃忠之成功愈速。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我老，敢

與我比試武藝麼？此處黃忠欲與魏延比試，後文關公亦欲與馬超比試，前後相映。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

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人雖老實 刀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

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

勸解。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

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贏者便為壯 輸者便為老於是分定黃忠打

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

可自引軍為後應。預知魏延必 爭黃忠之功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

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

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

喜。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厮殺時敵不得齒寫 魏延貪功亦甚壯勇軍士得

令。都飽食一頓。馬摘鈴。人卸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

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

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彼後我先宜右 忽左魏延好勝

視今之推諉退 避者何啻天淵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立金鼓旗旛。槍刀器械。早有

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有准備了。如此早去又有准備可謂 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一聲礮響。三軍上馬。殺

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

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撇了冷

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敗正爲爭功失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

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喊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

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讀者至此必謂魏延死矣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

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

大叫老將黃忠在此先聞其弓後見其人寫得聲勢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

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救了黃忠此日真堪相報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

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

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

錦袍乃是劉玄德寫得突兀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

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補敘得妙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

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寫得突兀原來却是

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著補敘得妙用索

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

害如傷者償命善賈人心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

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

放回之人又將為未取之地布其先聲耳

黃忠安下寨脚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

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

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

善於調停

玄德重賞黃忠黃忠果自不老使人

押冷苞到帳中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

降劉瓚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若肯放我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

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

總是收川將之心

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

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

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

今人有諱言沒體面半者往往類此

劉瓚忙遣人往成都

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眾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

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為輔一人出口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

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為副將

三人後皆為劉備所用

點二

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著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

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

千軍各帶鋤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渰死劉備之兵也

熱人用火冷人用水一笑

吳懿從其計

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准備決水器械却說玄

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與兵不從張魯一邊敘來，却從玄德一邊聽得此省筆之法。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玄德此時腹背受敵，亦大危事，却只使兩人去當後路，令人急欲觀其後也。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髮短而衣

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答曰：「逕登堂，仰臥牀上。」來得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消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作怪，令人測摸不出。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作怪，一發。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奇。陸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為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滄下邳，決漳河以滄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滄七軍是也。獨此卷於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

第一才子書 卷九 第六十三回

七五

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荆州。縱使撫川之事。託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荆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卽爲關公哭也。可卽爲荆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爲之告變矣。夢爲之告變矣。馬又爲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己。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卽以此耳。况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離。孫旣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

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嘗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爲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爲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嚴將軍真曾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爲假。固奇。前之以真爲假。尤奇。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叢。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鉗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叢從何而來。叢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妙在不即說明。故作此驚人語。

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叢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叢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利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冷苞之計。早被猜破。玄德大悟。彭叢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

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決水一事照下落鳳坡事。方纔說地理便又說天文。玄德即拜彭義為幕賓，使

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營甚妙。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

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

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

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著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

第二次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

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

玄德設宴款待彭義，忽報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

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

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彭義之言早與孔明相合。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荆州去論此事。」

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此十元不及孔明處。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

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亦算得著。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

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只因自己心熱却劃在姓冷的身上。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

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立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照應法正言：「山北有條

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立德

曰：「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山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

到雒城。取齊。俱作畫中人立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

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立德曰：「軍師不可

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立德以伏龍鳳雛為左右手。元乃

其右手也。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立德曰：「

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夢是夢。書是書。不似今人但看夢書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

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前只肚裏尋思。今却口中說出心疑則致

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

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立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

失把龐統掀將下來。又是一個預兆立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立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

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立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

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

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說出死字。又是一個預兆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立德見龐統去了。

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又是一個預兆。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

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

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

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

白馬者，必是劉備。的盧救了玄德，白馬送了士元。前後遙遙相對。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

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百忙中又夾此閒筆，正合七夕。龐統心下甚

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

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鳳龍崗爲孔明之始落鳳坡。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

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

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

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荆州之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川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在君後之龍應，在臣。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川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川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

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土元催不得邀大幸惜哉。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

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

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

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

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前是魏延兩擒冷苞。此是黃忠兩救魏延。一卷之中。又是相對。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

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

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

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鳳既死龍亦受困。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

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

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白馬既亡。別馬何用。玄

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

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接輿之歌是悲生鳳。玄德之哭是悲死鳳。遙爲招魂。設

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

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

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

領命只謹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荆州請軍師去。

為後文關公守荆州

伏筆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荆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荆州時。當

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

流光四散。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

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

只因天上一狗失却人間一鳳。此句補前文所未及。

太白臨

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

曰。今吾主喪一臂矣。

與玄德之夢相應。

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

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

入。呈上立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

箭射身故。

本為渡鶴佳佳却為落鳳忌日。

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

之際。亮不得不去。

西川失了一鳳換了一龍。

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係非

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

在下書人身上着眼。

乃將立德書信與眾

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荆州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賚

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

玄德差關平之意在孔明口中說出妙。

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

又將首卷中事一提。

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

荆州去了一龍止留一虎。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

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著印曰：「這千係都在將軍身上。」鄭重之至，寫得如畫。

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與龐統說死，字前後相對。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

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

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

未得西川而荊州之失已兆於此。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

曹操，東和孫權。」只重在東和孫權一句八個字，只四個字耳。若北拒曹操，關公已知之矣。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

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麋竺、二武將麋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

同守荊州。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自今此卷中，孔明入川之後，亦不得復與雲長相見。讀書至此，爲之愀然。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

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旱軍又撥一枝

兵，教趙雲爲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水路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

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此處補敘蔣琬來歷，殊不費筆。當日孔明引兵一萬

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爲嚴顏伏筆。

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

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

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

隱然又是一個黃忠

據住城郭不豎降

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

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

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

老可謂識

後聞玄德據住涪關

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

補筆周到

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

部五六千人馬准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

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

又將四十二回中事一提

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

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

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

以昔日張飛度之

嚴顏從其言教

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

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曰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

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鼻耳却放回寨

寫嚴顏如此觸怒張飛愈見下文義

釋之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

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

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

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

與黃忠射關公盔纓前後相對

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

個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寫張飛如此忿怒愈見下文義釋之奇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

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

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

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至此已氣了三

日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

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

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又氣了三日

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張飛此時不減

孔明之謀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

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已在張飛算中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

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此時昔日張飛真面目却是今日張飛假腔調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

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

處何不早來說。莽人假莽粗人假粗却正是極精極細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張飛曰事不宜遲只

今夜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

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妙人妙計探細小軍聽得只個消息盡回城中來

報與嚴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粗不能料其細你偷小路過去。須

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了即

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處。只等

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

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

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讀至此正

如何用計若如此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偏說是看一

定爲嚴顏所算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

走。我等得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使丈八

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忽然有兩張飛好生作怪讀者至四下裏鑼聲大震。衆將殺來。嚴顏

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一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

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縲。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

過去的是假張飛。此處方纔敘明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

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

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硬飛怒目咬牙

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二語傳爲千古美談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喝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此處出人意，外不但嚴顏所不料，讀者亦所不料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日，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爲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

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山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槍砍刀。

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爲獨奇。

玄德獲張任。正當爲龐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爲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鮪譖殺劉繖。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定。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甯。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眞斷頭將軍矣。

楊阜之爲韋康報讐。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乎。予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則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爲大將。其殺韋

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立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敘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爲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尙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溯委遂忽然夾敘隴西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至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

只因一個斷頭將軍引出無數降將軍

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

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尙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

順，並不會廝殺一場。」省事亦省筆。以下按過翼德一邊接敘玄德一邊。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

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

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

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既上

寫玄德此又寫黃忠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

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燄騰空，蜀兵奔走。連

夜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

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若孔明未來便能攻破雒城，便不見孔明用計之妙。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

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

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

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

轉西門，單迎玄德。前射白馬將是射着假玄德，今出雒城門是來尋真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搥鼓助喊，却說玄德

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

徑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讀至此為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讀至此又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每於接筈處故作驚人之筆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張將軍來得突兀，來得湊巧，不如此不見義釋嚴顏之妙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泝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由得他說嘴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會費分毫之力。」不是義釋一人，却是智收諸那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為已降者獎，又為未降者勸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黃魏二將敗陣投東去了。不從黃魏一邊做來，却在劉張一邊聽得省筆之法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

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嚴顏之後又是兩個降將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

城下寨。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

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維城求救於成都便為成都求救於漢中張本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

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

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

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

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

不得。黃忠魏延捉張任不得張飛亦捉張任不得方見下文孔明之妙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

挺槍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趙雲

此來亦來得突兀來得湊巧與上文張飛來法一樣筆墨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法敘雲

甚省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同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

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不向孔明一邊敘來却從張飛一邊看出用筆之妙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

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

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又是一個降將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

又是一個降將軍

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

又借吳懿口寫張任，寫張任正是寫孔明。

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

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叢葭，可以埋伏。

金雁橋可為落鳳坡答禮。

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單、戮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

砍坐下馬，殺敗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

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而已。此處詳敘在前，又是一樣筆法。

調遣已定。孔明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瓚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

整不齊軍。妙在不整不齊。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

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

降。天下惟沒用的人最會說大話，不但大話不齊，是誘敵即說大話亦是誘敵。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

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槍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

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

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

過橋拆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

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

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走不到五六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槍亂戮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剝馬蹄。江邊蘆葦可為坡邊

林木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

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

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個降將軍。○省筆之法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

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

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

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詐降是硬漢。便說實話是直漢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

全其名。張任倒是斷頭將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祭廟。統而反葬。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為死。正是為生。

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

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

開門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却斷他人之頭。以來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

出榜安民。殺劉瓚者。乃武陽人張翼也。敘明在後。筆法又變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

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甯。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
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

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先得外郡便先撫外郡處置得宜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

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

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已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

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

前張松致書於玄德。致不過來。今法正致書於劉璋。却公然致去。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

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

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

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亦似李左車教陳餘之計

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劉璋雖聞亦

來有仁心者。每每吃虧。每每失事爲之一嘆。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視之。其略曰。

前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眷念舊情。不

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劉璋既不聽鄭度之

策又不卽從法正之言猶豫不決正是袁紹劉表一流人

卽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把守綿竹費觀保舉南陽人姓

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

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讐安肯相救

今有與所親爲仇而至欲結其仇以攻親者也親既變仇而欲仇反變親不亦難乎爲之一嘆和曰雖然與我有讐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

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

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打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該接敘張魯却放下張魯接

入馬超蓋爲馬超投張魯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敘事如連山斷嶺筆法逼真龍門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

淵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劉璋求救於張魯兩相映襯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

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

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拜投馬超韋康出降與後文劉璋出降兩相映襯超大怒曰汝非事急請

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不留一人馬超殺韋康而失州郡之心與後文玄德不殺劉璋以收州郡之心正是相反有

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馬超用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楊阜與

後文玄德用劉巴黃權又相類而相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此時一似真降者楊阜告馬超曰阜妻

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某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

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

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

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

罷。淚流出血。楊阜思報其主當與許賁之客並稱。敍母聞言。喚姜敍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

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動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

報冤也。敍曰。馬超英雄。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

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為內應。方知所薦二人不是真薦。敍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

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一個女丈夫可

比斷頭將軍。敍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為裨將。趙

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敍。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

讐。想吾子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亦有謀及婦人而不失者趙昂是也。其妻厲聲

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又

個女丈夫可比斷頭將軍。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敍。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

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當以夫人為主帥以趙昂為偏將。馬超聞姜敍

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了個兒子。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敍。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敍衣白袍而出。與馬超在潼關時正相映射。○敍與阜以中表

兄弟而相援備與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爲之一嘆

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

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馬超

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刺斜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

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如其來，却照應前文，又是不突。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

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

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

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殺了韋康一家，出乎爾者反乎

爾人苦不聚矩耳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

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

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

城門，接入。超從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謂怒於室而作色於市也。至姜敘宅，拏出老母

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姜敘又送了尹奉、趙昂全家老幼

亦盡被馬超所殺。尹超又送了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照應前文次日，夏侯淵大

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到二十里，前面一軍排開爲首的是楊阜。超

切齒而恨，拍馬挺槍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

七人皆被馬超殺死。

楊阜又送了七個兄弟

阜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

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六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

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

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操之忠臣却說馬超與龐

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去了。此處方接入漢中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

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

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張魯欲壻馬超而不果，與

後遙遙相對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為後文殺楊柏知之與兄楊

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為後文楊松譚馬超伏筆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

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南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

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與孫權援劉備而欲以荊州九郡為謝一實一虛又相映射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

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讐，

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

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 卷九 第六十四回



曹操交角樓 第六十七回
甲地 曹操對立



大賊 魏將 第六回
周 五 十



甘肅官河 魏將 第六十八回
四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 單刀赴會



第六十九回

卜用易象始知休



第七十一回

占卦
山皆
忠送
侍勞

可小知大



禳賊飛弩
與百日賊

第七
十回



諸葛第七
亮第十二
回
智取渾
中

十行

第一才子書卷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爲讎。劉璋亦與張魯爲讎。黃權之求救於漢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間之。乃張魯之自間之也。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於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讎。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爲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亦爲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跌腴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爲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於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

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爲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爲水而爲火矣曹操徙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爲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爲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却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忘了董承義狀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後爲

文歸曹張魯令楊柏監軍正是冤家撞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涪城操張本着對頭人

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谷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一邊聽得是玄德孔明聞之皆大

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

謂知彼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玄德一

作兩段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

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

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便有愛李嚴之意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

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

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

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

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我龐士元報讎矣。姓張的射死了却尋着姓李的真是

張冠李戴李嚴忙下馬卸甲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

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卽命李嚴回

城招降費觀。不疑李嚴便是待之甚厚處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

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

言孟達霍峻守葭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接筭甚緊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

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

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寫得張飛如畫孔明佯作不聞甚妙對玄德曰

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為後文關公比試虛伏一筆張飛

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照應四十二回中事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

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

天下皆知渭水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五十八回中事非等閒之比雲長且

未必能勝純用反激妙甚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你肯寫文

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為後子龍守綿竹伏筆魏

延曰某亦願往添了一副手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

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

要奪張飛頭功乘勝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

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作一個破題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

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

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翼德在此。抵得一張通名單帖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勾三次到。寫得次第亦寫得突兀。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馬提槍而出。獅盜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右玄德眼中極寫一馬超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又在玄德口中補寫一馬超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西地錦惹動了急三鎗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槍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出來。張飛挺槍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又被馬超一激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槍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一白一黑殺得好看玄德觀之。嘆曰。真虎將也。連翼

德都讚在內

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寫第一次交鋒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

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斃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

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

收軍。寫第二次交鋒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

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

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可點火把。安排夜戰。好鬪與好飲一般。既下其晝又下其夜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

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向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

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誓可稱盟兄弟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

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

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

鎚。在手。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比戰許褚更自利害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銅鎚打

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

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鎚一箭。借作收科。不然將戰個不住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

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極會做人情馬超聞言。親

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

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

去。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

漢升守綿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中敘出省筆之甚可用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

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甯王。手下

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於張

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甯

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不可得兼。舍地而取爵可也。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

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賚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

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全是金珠在那裏說話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

保得我為漢甯王？楊松曰：備大漢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金珠可以保得張魯大喜。便差人

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

兵。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

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王。與父報讎。

不肯臣於漢中。全是金珠說計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

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

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出下三個難題目。馬超關節不到如何作文一面教張衛點軍

把守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

得恁的。金珠之為物極是善變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

不想金珠
遺等有

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

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

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

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接筭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

建寧兪元人也。姓李命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照應
前文

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

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

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

說馬超歸降。若何。李恢來得湊巧恰
好做了孔明替身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

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
入得馬超的耳恢行至超寨。先

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

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

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蔣幹一見周瑜辯明不是說客李
恢一見馬超妙在自說是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

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

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
即借他題目發揮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

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

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

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

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金珠用一字一金一字一珠矣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

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李恢舌劍可以退帳下之劍恢曰劉皇叔禮

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照應二十回中

事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

之方雪破婚之恨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

謝曰今遇明主加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

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

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款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

之頭獻於筵前張飛顯過本事却用趙雲顯本事與馬超看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廝殺超

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子龍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敬馬超便欲以一座城

池為進見之禮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

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

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

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

吾先攻城矣。好一個請來的救星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

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萬餘人，錢帛糧

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

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為無用之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之為無用。

也。劉璋失豈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眾人聞之，皆墜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

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

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喫新飯，須

待先主來。』此乃預兆。為玄德稱帝伏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譙周慣說，前不聽，後來掛城之。

勸後主出降，即此人也。權巴欲殺之，亦不為過。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前不聽，後來掛城之。

王累今却哭踰城之許靖亦遲矣。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

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

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密後來以舌辨難與，使於此處先露圭角。雍笑曰：「

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

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授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

接，握手流淚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實話，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者多矣，如重耳之殺懷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

宗之殺建成元吉皆是也兄弟之變至於如此爲之一嘆 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

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漢高之封雍齒赦蒯通即此意

也 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不獨收二人之心正欲收衆人之心 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

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

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

長久一個做好一個做惡定是商量停當 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

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玄德遷劉璋於公安與曹操遷劉琮於青州正是一樣算計但一則殺之於路一則善遣之去爲不同耳 起行

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部將軍法正爲蜀

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義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

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義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

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

先封新降之臣然後封舊日之臣皆是玄德權變處 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

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

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

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苦功高至此方纔受封良是不易

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

既賞西川從征之將遂念荊州留守之臣蓋不有留守則從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雲長亦與有力也

其餘官將給賞有

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

既收士心又結力心

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

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

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為私賞也

蕭何強買民間田宅以自污為過猜忌之主故然今子龍遇玄德不嫌市恩於民

玄德大

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

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

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

高祖約法是刑新國用輕典

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

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

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

於斯著矣

孔明治蜀是刑亂國用重典

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

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

二句內包着無數事情省筆之甚

或告孔

明日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

為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

繼劉璋而用猛是猛以濟寬遇法正而用寬是寬以濟猛

法正聞之亦自斂戢

法行而知恩恩行而亦知法矣

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敘忽

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

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

不必有此言不可無此言

玄德大驚曰若雲長

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會其意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荊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希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真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將自己推高以壓服孟起耳，非喜其譽已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以下按過西川荊州兩邊接敘東吳一邊。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

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玄德方纔得來，不想討債的便來。張昭曰：吳

中方甯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爾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擋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擋。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嘆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爲然。豈但在一國爲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爲之解曰。獻帝爲高帝後身。伏后爲呂后後身。曹操爲韓信後身。曹操女爲戚姬後身。華歆爲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爲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爲榮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甯坐臥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爲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甯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甯。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爲魏之樓。則箕山亦爲唐之山。潁水亦爲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爲周。

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爲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丕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爲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爲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爲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爲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爲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弑伏后則華歆助之是彧與攸之爲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

既奪不得阿斗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子以牽制劉備却借孔明之允以牽制孔明

權曰諸葛瑾乃

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掩耳盜鈴權從之。召諸葛瑾

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次索荊州。保人本是魯肅文書上原無諸葛瑾名字。今含肅而用瑾。又是推班出色。

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來索

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

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老實人何處得此急淚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

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

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兄既假哭。弟亦假應。一兄一弟俱不是真。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

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

取去。情理難容。劉玄德老小已被騙去。諸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

索荊州乎。前番只是借今。番却要賴矣。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

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

情。孔明自做好人。却教玄德做難人妙。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三個人都是裝腔做勢。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

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還一半。亮曰。既蒙見允。便

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玄德又自做好人。推開公做難人妙。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

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立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

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二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

我却只不還。後文使伊籍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還荊州，必

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却被關公一口說破。瑾曰：

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

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亦似約會一般。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

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為兄弟所弄。瑾只得再見立

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假哭，此是真哭。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

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取了西川又等東川，極似今人賴債的最會回債的一樣。瑾不

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

諸葛亮之計也。然也。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

不肯。子瑜是實心人，不像兄弟乖覺。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赴任且看如何。不會管業。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

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

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

只是不肯寫承攬○逐回官吏之事只借官吏口中說出省筆

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

敬昔爲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

此時尋着保人却要

原中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

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

卽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

中人沒法勉強生出兩條計策

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卽行之。闕澤進

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

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甯商議。設宴

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

只有借債的請中人如何倒要中人費酒席

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

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

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旣子敬相請。明日便來赴宴。

想請帖上定寫翌日候教恕乏人邀

汝可先回。

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

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

吾若不往。道吾怯矣。

若是怕討債不吃酒便是不會欠債的

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

會。看魯肅如何。近我

極寫關公神威

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

以重伯父之寄託也。

極寫關平細膩

雲長曰。吾於千槍萬刀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

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下戰書且不怕請吃酒何足怕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

今事急不容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要脫干係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蘭相如無

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覲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合廉閔為一人矣既

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准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

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准備。先准備候客的却說使

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

馬來。某與甘甯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炮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只須庭後

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

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個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畫

今日演單刀赴會者未必能如此寫生也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

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在魯肅眼中看來加倍出奇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

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

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

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

似周瑜對肅幹語

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

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

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前說玄德不肯還此說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

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略答他二句肅曰：不然。君侯始

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

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驍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

所恥笑。惟君侯察之。此將玄德與關公合說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玄德推關公關

公對諸葛瑾之詞嚴對魯肅之詞婉所以然者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

飲酒之時，只宜如此對答，正妙在「不以為意」。此又坐在雲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下土

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忽夾周倉一語是奸伴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

所執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在借周倉作一收

科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

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我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

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激不隨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

至江邊。呂蒙甘甯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

敢動。關公把臂不獨魯肅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

喪膽兼使二將寒心

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魯肅此時如有所失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澠池。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申報主公起兵。

與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

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會來忽於此處借作一頓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

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以上按下東吳一邊以下專敘曹操一邊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

彥材。上書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

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

以威勝。愚以爲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

之衆。頓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

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畢。遂罷南征。前次虛言南征竟似特爲荊州作援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

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

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荀彧諫九錫已晚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矣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

荀彧耶。又將前事一提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

罷魏王事。

姑徐云爾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止也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

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

衛君所謂政由衛氏祭則寡人

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我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

語極軟又似極剛

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

天子血詔尚且無成皇后手書又復何用

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

照應二十回中事

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

穆順與張讓趙忠相去天壤

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腹心，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

國戚是好國戚宦官亦是好宦官

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帶中詔髮中書前後遙遙相對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

董承義狀止存劉備一人今又欲添出一孫權

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

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口傳又要回書不密之甚順乃藏於頭髻

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

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害憂國疾欲求醫國手耳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

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

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冠履倒置之時宜其帽之倒也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

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

不肯招。好穆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董承事泄得遲伏完事泄得快前後

又自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郝慮持節

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郝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

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

人索取玉璽而出。敢於收皇后璽其不敢傳國璽者幾希矣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

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

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

拖出。曹操搜穆順之髮華歆揪皇后之髮其罪皆難擺髮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

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文名，向與郗原管甯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

龍。華歆為龍頭，郗原為龍腹，管甯為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兇則是虎頭豹頭若論歆之為操爪牙則是狗頭馬頭矣一日甯

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甯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若非管甯看見必然袖

而藏之矣。又一日甯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甯端坐不動。

歆棄書往觀。今之豔羨富貴人者比比皆是我甚危之甯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頭

不復見頭不見尾後來管甯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歆出而甯不出是又

後人有詩嘆華歆曰。百忙中忽接敘華歆生平極似閒筆却不是閒筆

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甯曰

遼東傳有管甯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偷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

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一渾家為之一哭甲士擁后

而去帝搥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如聞其聲天下甯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慮

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拏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

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讀至此令人髮上指冠隨卽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

醜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

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如何。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

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

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皇后可以殺得皇后。亦有何榮國丈可以殺得國丈。亦有何貴而操猶以女為后。已為國丈耶。羣下莫敢有言。

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

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

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

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

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為之一嘆。不數日。

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

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遙津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

然但以褚之助己者為忠。猶未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為賊。則真能惡賊。

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為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

爲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爲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爲康之參軍。而爲康報讎。至於如此之激德爲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操之得隴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爲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荊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叢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而假託知足以爲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荊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荊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荊州。則荊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借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佯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

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肥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子十三篇讀。

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歷有歸於逍遙。津之脫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

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何不使鬼卒當

之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甯多撥糧草應付。米賊豈患米之不足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

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

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曹兵第退見曹操，操怒曰：

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須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隴入

且如此之懼。又何心入蜀耶。早許楮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楮徐

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

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初進便有退心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

殺來，操大驚。許楮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

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楮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著曹操奔過

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

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曹兵第二次又敗。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

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

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爲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

勝賊矣。前欲退是真退此時退是假退。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

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

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若楊昂依得楊任曹操未必能勝。

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若楊任止得楊昂曹操亦不能勝。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

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前孔明借箭時有江中大霧，今曹兵破敵時有山中大霧，前有賦此無賦者，只下文敘事情景。

而賦已在。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

其中矣。

空。又聞人語。馬嘶。但聞人語不見人形但聞馬嘶不見馬到抵得一篇大霧賦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

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互相錯認妙曹軍一擁而

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火在霧中則為烟霧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楊

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出路。奔回南鄭。楊昂

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若非大霧曹操亦未必能勝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

兩下夾攻。四面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著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

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

遂得陽平關。并諸寨。若非張衛無用曹操亦未必能勝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

守關不住。自己逃走了却在別人身上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

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一楊任何能為張魯取了

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

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著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

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

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兩個姓楊的都死了只剩一個姓楊

的。去送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張魯

東川也。

此時何不修書三封以告天地鬼神乎

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

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曾行現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

此人去在閻圃口中補照五十六回中事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

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照應五十八回中事乃

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

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徐晃事楊奉而操欲得之龐德事張魯而操又欲得之一則使人往說一則命將緩戰前後遙遙相對張郃先出

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

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在諸將口中誇獎武藝預為下文

文戰關公伏筆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

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前玄德欲得馬

超孔明想着楊松今曹操欲得龐德賈詡亦想着楊松之貪著聞於外而魯獨不知哀哉操曰何由得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伴輸棄

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夤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

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

甲一付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操以一金甲換了龐德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

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

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又棄糧總為欲得龐德耳而寨既劫則糧仍是我糧松可殺則甲

仍是我甲矣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

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

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

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

甲為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見金便喜不獨一楊松為然也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

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

賄賂賣此一陣。偏是受賄人專要誇人受賄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若非張魯不明曹操亦必不能勝閻圍苦諫

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

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

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此時猶是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

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

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此時忘却曹操親扶上

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

實。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竟信為真者往往如此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

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與鄧度勸劉璋一樣意思楊松曰不

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未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與劉璋不欲燒培水之糧正相

彷彿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

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邑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

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金甲只要換龐德不想直換了漢中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

出敵與許楮交鋒被楮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

以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劉璋能斬張松張魯到底信楊松魯之關比璋尤甚閻圃諫魯休

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

楊松閉門不納賄賂之於人甚矣哉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

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米賊終以米得免封魯為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

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祭酒師君之名至此一換大賞士卒惟有楊

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衆與殺苗澤一般快舉後人有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

得漢中益州搖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不可失也蜀之利

操嘆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初畏山川險峻得隴已出望外借知足而止兵亦是老賊假語劉曄曰司馬仲達之

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

據守關隘不可犯矣一言不取蜀之害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以上按下

以下接敘西川一邊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

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

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前是假割三郡此時方欲真割遣舌辯之士陳說

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

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會雲長可知前番不遣人知會是明明愚弄諸葛瑾然後入

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為何籍

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說得所有

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前以玄德容身為辭今又以關公容

身為辭總是活脫法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

荆州全土有此一說又為後文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

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今因操在漢中乘勢取

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此時關公並不作梗。則知前次不肯乃是默會孔明意也。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甯回。又去餘杭取凌統。

回。不一日。呂蒙甘甯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

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操之憐張魯以錢糧為重。蒙之攻皖城意亦然。權曰。

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甯為先鋒。蔣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

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又補敘幾個不來的。却說軍馬渡江。取

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

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孫權親冒矢石。皆為蜀中所使。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

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發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

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

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兵貴神速。此類是也。權從之。次

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甯手執鐵鍊。冒矢石而上。甘甯可謂拔朱

光令弓弩手齊射。甘甯撥開箭林。箭林二字新。一鍊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

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

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淝。不出呂蒙所料。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

三軍。重賞呂蒙甘甯。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甯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

統想起甘甯殺父之讎。照應三十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

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甯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

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

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

下。與劉備劉璋筵前看諸將舞劍又是一樣光景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到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

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寫凌統真孫權再三

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張遼爲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

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合淝木匣與南郡錦囊遙遙相對是日報說孫

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淝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

戰樂將軍守城張遼教將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

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衆心

然後可守也。有以守爲守者有以戰爲守者以戰爲守張遼之言是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吳有甘凌不睦

魏有張李不睦彼此互相對照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

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

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旣曼成肯相助來日

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與孔明斷金雁橋一樣方法吾與樂文謙

擊之。曹操只教兩人出戰一人堅守今却三人俱出可見行軍用兵貴隨機應變不可拘執也

李典領命自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

甘甯為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甯前隊兵

進。正與樂進相迎。甘甯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

張遼本說兩人誘敵一人埋伏今却

用一人誘敵兩人埋伏又是變化不拘

甘甯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

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

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甯回救。時張遼兵已到。讀至此為孫權一急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

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

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拆。丈餘。並無一片板。讀至此又為孫

權一急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將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

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與玄德檀溪躍馬隱然相對

後人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淝。退後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

玄德檀溪之奔是出水登岸孫權逍遙津之走又舍陸從舟

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

甯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

逍遙津做了惶恐灘零了洋矣

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槍。殺到橋邊。橋已拆斷。遼河

而逃。凌統不能越橋而孫權能越可見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呂

蒙甘甯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

夜啼。小兒使害怕大人原不必衆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

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按下孫權却說張遼

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

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准

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

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為後文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旄又復指江南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甯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魯連一矢爲人解紛不若甘甯一矢爲已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爲之解

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賈復怒寇恂寇恂讓之而賈復

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讎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甯之讓凌統不難而救

凌統難蓋以讎讓讎不足奇而以讎救讎乃足爲讎者之所深感耳

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遏稱王之謀然

君子以爲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或初既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

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尚論者當以攸爲魏之謀士，而以琰爲漢之忠臣。

袁譚袁尙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與表惟愛後妻，故欲立其所出其溺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不與植皆爲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爲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爲母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能入與。

曹操當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如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喪，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鬧熱中，早笑其銷滅，不啻於秦長脚之遇風魔，令讀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實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膽，于吉索命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個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爲仙若左慈之仙則真仙耳。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實諸所無，左慈其借空相點化曹操乎。漢家簫鼓魏國山

河不轉盼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邱。漢也。魏也。吳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爲空。卽知現前之亦是空。脫手而後空。卽入手之時亦未始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昭屢次以不戰爲主。此番却有膽氣。權乃問

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甯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爲上文餘波。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

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著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

回營。甘甯見凌統回。卽告權曰。甯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一可當百則百可當萬。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甯。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甯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喫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

或破敵而後飲。或先飲酒以壯膽。皆妙。

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甯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甯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南人本是用。激之則有用。甘甯將酒肉

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前爲錦帆賊。今又爲鵝翎軍矣。都

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

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既寫甘甯有膽。又寫曹操能軍。甘甯只將百

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甯百騎在營內縱橫。馳

驟逢著。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張遼能止吳兒夜哭。甘甯能使北軍夜驚。一樣聲勢。甘甯從寨之南門

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甯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

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鼙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甯虎將才。

甘甯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

震。鼓笛之聲比銅鈴響。時又是一樣氣色。孫權自來迎接。甘甯下馬拜伏。權扶起。攜甯手曰。將軍此去足

使老賊驚駭。張遼嚇小兒不若甘甯嚇老賊。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卽賜絹千匹。利刀百口。甯拜受

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甯善將兵。權善將將。次日

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甯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

濡須。權自引甘甯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

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

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往張遼背後開弓

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槍

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曹休明寫甘曹休明寫甘兩軍齊出各

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甯也凌統乃

頓首拜甯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甯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甘甯不是以德報怨

乃是以直解怨耳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乃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

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

江邊來寫曹軍甚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無用

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

典軍中去了甘甯百人在黑夜徐盛數百人在白日更難於黑夜董襲在船上令眾軍擂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

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

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

竟死於江口水甯不畏死而不死豈不畏死而竟死有幸有不幸焉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却說陳武聽得

江邊嘶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

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寫數次軍馬分頭交戰歷歷詳明一筆不亂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

團斯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

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

相救前張遼所斷者橋也今許褚所斷者兵也皆善於用截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殺了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

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又殺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

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

力衝突泰到江邊又殺回頭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前事論之此是

第二番就此日論之又有第三番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

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槍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劫營難○又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虧得此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

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救主之後猶有餘勇可買遂輪槍復翻身殺

入重圍之中又殺救出徐盛又殺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

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

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陳武之見殺於龐德與祖茂之見殺於華雄前後遙

遙相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

一隊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壻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虧

得

又有此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初有甘

路軍營後有陸遜之來救中間沒輿賴有兩頭

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

痛至切令人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

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臣之感君有流涕縱橫者矣君之感臣亦涕泗縱橫是君臣相得莫有過於此者矣曰卿兩番相

救照應十五回中事不惜性命被槍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

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贊周泰正以勵諸將言罷令周泰解

衣與衆將觀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剗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

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若欲以瘡疤換酒吃是欲飲必先痛不能飲矣若但能飲不能痛何以謂之痛飲乎○以此行酒恐惜死武臣終痛無一權在濡

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

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曹之相和自此始孫劉之相離亦自此始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

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

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下孫權以下再敘曹操操留曹仁張遼屯合

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

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之崔琰之阻魏王更烈於荀彧之阻九錫荀攸之阻稱王有

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荀彧荀攸不聞其罵而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於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

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為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册立曹操為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自封之而自讓

發一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冢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

曹昂。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照應十八回中事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自稱魏王便是其子。漢之兆放於此處。特詳敘其子。

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后。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為後嗣。丕與植一母所生。而操獨愛植。又與袁紹劉表不同。紹與表是以其母起見。操則以其子起見耳。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

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今人謂劉備基業是哭成的。不知曹丕帝位亦是哭來的。

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甚妙操問其故。詡曰。

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甚妙操曰：何所思？詔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簡而意賅妙

在不諫之諫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

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

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曹操以青梅餉劉

老瞞前後映射成趣至中途挑擔役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籐

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衆

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此鶴籠先生能使身輕，今

奇幻衆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

道號烏角先生。烏角紫虛相射成趣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

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前以空盒賜荀彧，可謂一報還一報一笑操大驚，問取柑人

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

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

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纔入我手，便已成空。此是左慈點

如是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

不飽。萬羊丞相斗酒學士皆不及矣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峨嵋山中學

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則又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張角三人亦言受天書三卷矣然張角以此煽惑天下左慈以此點化奸雄又自不同上卷名天遁

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若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

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此句便是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

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在銅雀臺上謂衆官曰我若解兵柄恐人謀害今若去修行便沒人謀害矣操曰吾亦久

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

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吉平罵之禍衡罵之不若左慈之快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

左右拏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著力痛打看左慈時却齣

齣熟睡全無痛楚三拷吉平之威至此全無用處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

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傷損械繫楊彪之威至此又無用處連監禁七日不與

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先生面皮紅曹操面皮厚矣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

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老賊奸詐百出至此亦有無可奈何之日暢絕快絕是日

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立於筵前衆官驚怪左慈曰大王

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

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將虎鬚且不懼取龍肝又何難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

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尙流假龍真肝是假是真操不信叱之

曰汝先藏於袖中耳呆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

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噴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

放雙花空中有花花即是空亦是點化好雄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頃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

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呆愈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

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溫州之柑既已化實成空松江之鱸何妨自無入有操曰吾池中

原有此魚呆更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

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巨口細鱗蘇子赤壁賦中曾有之矣操見此魚亦記赤壁之事乎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

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滿盆

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在書

張松口中不過記聞之奇今在左慈盆內更見幻術之妙操大疑慈取棹上玉杯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

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爲兩半奇絕幻絕自飲

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飛嘗讀列仙傳飯可爲蜂杖可化龍則杯之變鳩

不足奇耳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爲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

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緒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此亦全無用處。虎衛將軍之威至直趕

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著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羊亦可名鳥角先生。緒取箭射之，慈

即不見。緒盡殺羣羊而回。追趕左慈不上，却將羣羊出氣。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

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極幻。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

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你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正與前慢步而行相對成趣。小

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拏左慈。三日之內，城

內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籐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

百個。孫行者變化之法，不謂三國志中已有之。鬪動街市，操令衆將將豬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操親自

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到半天，聚成一處

化成一個左慈。一致而有萬殊，萬殊仍歸一處。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白鳩邊殿而飛，白鶴自空而至，相映成趣。或借羣羊隱形，或乘白鶴遐舉，幻甚趣甚。

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言操死於子年正月也。早為七十八回伏線。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

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

百騎是真，人真馬左慈，白龍是疑鬼疑神，前後映射成趣。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前卷方寫一左慈。此卷又接寫一管輅。左慈術之幻者也。管輅數之真者也。術之所變。令人不可測識。數之所定。亦令人無可奈何。誠知其無可奈何。而竭智盡能以圖逞其欲者。亦復何爲哉。故不獨左慈之術。所以點化老賊。而管輅之數。亦所以醒悟奸雄。

當龐統未死。孔明未入蜀之時。先有紫虛上人八句讖語。以爲之兆。今當夏侯淵未死。曹丕未篡漢之時。又先有管公明八句讖語。以爲之兆。此皆以前之閒文。爲後之伏筆者也。乃紫虛八句合作一編。公明八句分爲兩段。紫虛則劉瓛往見公明。則許芝引來。紫虛則略其生平。公明則敘其往事。或略或詳。前後更無一筆相犯。所以爲佳。

金禕若能先約。劉備俟操之出。救漢中。而後舉事。則備自外來。禕從中起其事。未必無成。而惜乎其發之太驟也。雖然。事之成敗。不足論。而其忠肝義膽。實可對后土而告皇天。安見此五賢之有異於三傑乎。史官仍魏史之舊。誤書爲耿紀。韋晃等謀反。伏誅。大爲背謬。自綱目正之曰。耿紀。韋晃。討曹操。不克。死之。春秋之旨。昭於千古矣。

或論許昌失火之事。管輅不先言。則曹操不預防。操不預防。則操可以取漢中。而五臣之事。未必其無成矣。吉平管輅一醫一卜。而吉氏一門忠義。管輅爲操

防災毋乃管輅之卜不若吉平之醫乎雖然此不足爲管輅咎五臣之舉火數也管輅之言失火亦數也曹操聽管輅之言亦數也數之既定無可復逃但在奸雄則當思一定之數以戢其篡竊之心在忠臣則不當因一定之數而沮其報國之志耳

元宵起義董承先有其夢而金禕乃實有其事是前之夢早爲後之事作引也元宵相約先有吉平飲酒於前乃有二吉舉火於後是後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隔三十餘回而虛實相生父子相繼斯亦奇矣至於馬騰爲漢名臣之後金禕亦漢名臣之後而騰之事泄甚遲禕之事發甚速吉邈吉穆爲父而死馬休馬鐵亦爲父而死而馬氏三人合在一處吉氏三人分爲兩時其照耀史冊者參差不同種種各異更是可觀

觀耿韋五家之僮僕而竊嘆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董承之事以一秦慶童泄之而五家僮僕七百餘人竟無有一人泄其事者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而何以能若是哉田橫傳而田橫之五百人賴以傳乃五百人傳而田橫愈以傳君子於五家僮僕之賢而益信五人之賢爲不可及云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羣屍皆不見

百化爲一又
化爲空真是仙

家妙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

飛步凌雲遍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曾聞

神卜管輅否？一个起課先生又薦出一個起課先生不似今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言。

之。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好酒疎狂。其父曾為瑯琊郡邸長。輅自

幼便喜仰視星辰。卜必兼星不知夜不思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鷄野鵠，尚自知時。

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即深明周

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卜兼星星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時

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輅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

後言。以兵戰者以酒壯膽以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

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與輅講論易理。輅疊疊而談，

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輅對答如流。從曉至暮，酒食不行。晉人清談子春及眾賓

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為神童。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疴疾。請輅卜

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

利，推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禳也。

曹操聞之若想起董貴人郭恩等涕泣伏罪。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延輅至家。適信都

令妻常患頭風。正與曹操其子又患心痛。若曹操不是心痛當是心因請輅卜之。輅曰：此堂

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爛。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

能以下治病則又以下而兼醫。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

卵蜂窠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

左慈能取石中之書，管輅能猜盒中之物，又相映成趣。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堂宇。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

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穀鯁長足，吐絲成羅。尋網

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管輅能猜燕卵蜂窠等物，與左慈能取龍肝魚膽相映成趣。鄉中有老婦失牛，求卜

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急往追尋，皮肉尚存。老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

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左慈能使死羊復活，管輅能使失牛復得，又相映成趣。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罪之。因問

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邠不信，請輅至府取印囊及山鷄毛

藏於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

也。其二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立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玉印有囊，山鷄有毛，與玉杯白鳩又相映成趣。

劉邠大驚，遂待為上賓。一日出郊閒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輅立道傍觀之。良久

問曰：少年高姓貴庚？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敢問先生為誰？輅曰：吾管輅也。

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此是相術之驗。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顏回家急告其父。

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顏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顏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賚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弈興濃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吾所教管輅幼時能觀

星于天畫星于地今又能使人見星于山此是星學之奇

老人留輅在家次日趙顏攜酒脯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

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着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貪着棋不覺飲酒已盡左慈飲酒食肉兩星君亦飲酒食肉想仙家原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

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顏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一酒一脯換了八十年之壽則淳于髡所謂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滿筵滿車者不爲過也回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不然必有

天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處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與左慈騎白鶴相映成趣趙

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顏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一人輅曰散而爲九合而爲一也一左慈能化衆左慈衆左慈只是一左慈又與星君變化相映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已添注

壽算子復何憂父子拜謝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爲人卜以上忽借許芝口中夾敘管輅生平百忙中偏有此等閒此人現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何不召之此處方纔接入正文操大喜卽差人往平原召

輅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為憂？操心安病乃漸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輅卜曰：「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股。」為夏侯淵被斬伏筆又令卜傳祚

修短之數。輅卜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為曹丕篡漢伏筆操問其詳。輅

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操欲封輅為太史。輅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

敢受也。」操問其故。答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

無三千。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不說命但說相相窮便是命薄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

臣。又何必相？」相君之面位止人臣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遍相文武宮僚。輅

曰：「皆治世之臣也。」皆事亂世之奸雄者也管輅不肯直言耳若許劭之相曹操便直說出來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讚

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

預知相法應無壽。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術。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

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報

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屯兵下辦。取關。不從吳蜀兩邊發來却從曹操一邊聽得省筆之甚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

入漢中。令管輅卜之。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為耿紀事伏下一筆操見輅言

累驗。故不敢輕動。居留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

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為夏侯惇救火伏筆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

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

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昌

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

與司馬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與董承等七人見許田射鹿而不平

遙相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照後耿紀與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為

篡逆之事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禕乃漢相金

日禕之後金日磾之後與馬伏波之後遙相對照素有討操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

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於是

二人同至金禕宅中禕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禕與王長史甚厚吾二人特來告

求開口禕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遷

望不相棄曲賜提攜感德非淺先用反言以挑之禕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便將茶潑於

地上晃佯驚曰德禕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交厚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

今不思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被二人挑出心話耿紀曰奈天數如此

不得不然耳妙在不便正說再用反辭禕大怒耿紀韋晃見禕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

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待他再怒然後說明 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

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

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鑾輿，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未結外援而先謀內變事安得成 二

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我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為羽

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

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日潛歸許都，若使相

助討賊，無有不從。馬騰與馬休馬鐵合在一處寫吉平與吉邈吉穆分作二處寫一處寫只有一段事二處寫却有二段事 耿紀、韋晃大喜。金禕即使

人密喚二吉，須臾二人至。禕具言其事，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一忠臣之後又

有兩孝子又與馬超報仇遙遙相對 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耿少府、韋司直

你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趁着百姓點燈却用州官放火 分兩路殺入，殺了王

必，徑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董承是先奉詔而後謀舉事，金禕是先舉事而後請發詔，又是一樣局面 吉

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

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奔鄴郡，擒曹操，即發使賫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

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董承正月十五之夢夢疑是真金禕正月十五之事事還成夢 五人對天設誓，歃血為

盟。與董承家歃血遙相映照 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

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四百人口四家僮僕共七百餘人只推圍獵安排已定金

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盡張燈結彩

慶賀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星月交輝六街三市競放花燈真個金吾不

禁玉漏無催百忙中偏有閒筆寫元宵佳景妙甚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宴飲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

喊人報營後火起是在元宵還疑是放烟火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

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

走射不殺王必便是天數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

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時家中聞王

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厮殺了麼對王必問王必與呂布在濮陽城中

對曹操問曹操正是一般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反王必意中尚不

知草兇二吉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

深宮百忙中又寫漢帝避火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百

中又寫城中百姓聽得喊聲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紮是夜遙望

見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明

既寫曹休一邊又寫夏侯惇一邊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二吉皆被殺死金禕二吉之死只在耿紀

筆 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耿韋二人被擒却用實寫手下百

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王必夜裏但知有二人天明時夏侯惇方知有五人使人

飛報曹操。操傳令教將耿韋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大小百

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發落。五家之外又波及衆人慘毒已極夏侯惇押耿韋二人至市。曹

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劊子以刀搦其口流血滿地。

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二人之烈不減吉平後人有詩

讚曰：

耿紀精忠韋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喪九泉。

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

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

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

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

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邊

斬之。死者三百餘員。老賊至此心愈毒手愈辣矣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時王必

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為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

級銀印龜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鑲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

官制愈是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以上按下許昌一邊却說曹洪領

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等守把

巴西。馬超兵至下。辦令吳蘭為先鋒。領軍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

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槍。搦曹洪戰。洪

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鋒三合。斬夔於馬下。將有大敗必有小勝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

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

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

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

不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鄴郡。問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將管輅語照應誰知不是此一

員却是那一員也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

而惑其心哉。不信卜亦是豪傑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

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但曰彼丈夫我丈夫

可耳乃曰我丈夫而彼小兒只怕這個老張還不認得那個老張也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失。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

文狀張郃進兵正是

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數卷之前。方寫關公飲酒。此處又接寫翼德飲酒。單刀赴會之飲。是飲他人之酒。瓦口寨前之飲。是飲自己之酒。關公之飲酒。是膽翼德之飲酒。是智關公之飲酒。是豪翼德之飲酒。是巧夫以膽而飲。飲又可以壯膽以豪而飲。飲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與智則難矣。膽與豪則與酒相近者也。巧與智是不與酒相近者。也不與酒相近而卒能於酒中用之。則飲如張公更不可及。

張郃草草用兵。誤以張飛之用兵爲草草耳。乃郃之驕方視人如草。而飛之智則又以草爲人。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若使醉爲真醉。則真張飛無異草。張飛惟醉非真醉。故草張飛能賺真張郃。而真張郃反似草。張郃耳。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張飛。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張飛。是前後竟有兩張飛也。而今日賺張郃之張飛。卽前日賺嚴顏之張飛。是前後原無兩張飛也。乃其賺嚴顏者。林木前後。張飛有兩賺。張郃者。寨門內外。張飛又有兩疑。鬼疑神。幾有同於左慈之身。外身也者。張公其酒中之仙乎。

詩稱方叔元老。易繫師貞丈人。將之貴用。老成人也。明矣。然用老而以少者。佐之尤不若以老佐老之爲妙也。有馬首欲東之欒麤。則苟假不能行其意。有乞勇夫之三師。則蹇叔不能用其謀。黃忠之請嚴顏爲副。有以哉。

兵有貴於誘敵者。彼以我爲莽而我卽誘之以粗疎。彼以我爲老而我卽誘之以怯弱是也。然有誘兵居其前必更有奇兵遶其後而後勝。如翼德漢升皆以小路取關之背。斯則其兵之奇者矣。故無誘不能用奇而無奇亦不可用誘。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巖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日閔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彼分三寨我分兩路以兩對三將名雷同用軍却不雷同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

飛自引兵一萬離關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槍縱馬而出。張與張同槍與槍同副將名雷同主將亦是雷同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

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雷同伏兵先用虛寫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

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巖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插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巖渠十里下寨。次日引

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將寫張飛飲酒先寫張郃飲酒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

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亦彼

罵此亦罵不是相殺竟是鬪口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至

大醉坐於山前辱罵是彼飲酒此亦飲酒不 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

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

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不是知趣却是知機○管公明談易 玄德曰

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

兄弟還不知其為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

為也又將六十三 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旁若無人此

非貪杯乃敗張郃之計耳在徐州時是真醉在巴西時是假 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

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絕妙

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

枝人馬為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絕妙 教將酒排列帳下令軍士大

開旗鼓而飲絕妙 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

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絕妙 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

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為左右援當夜張郃乘著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

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閱至此只道張 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頭擂

鼓為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槍刺倒閱至此為張飛

喜却是一個草人。賺嚴顏的假張飛是活張飛賺張郃的假張飛却是死張飛。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

住去路。睜圓環眼。聲若巨雷。乃張飛也。前遙見張飛飲酒又近見張飛端坐又刺倒張飛在地此處又忽然走出一個張飛就似孫行者者行孫矣。挺矛

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求救。誰知兩寨救

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至正沒奈何。又見山

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三寨之失只用虛寫。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

飛大獲勝捷。美酒五十盞當於此時飲之。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

山。方知醉張飛却是醒張飛。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向曹洪求救。洪大

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

張郃出戰。郃心慌。前日開大口今日也心慌恐應管公明之數。只得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

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當日張郃引軍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

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前次刺的是假張飛今次刺的是真雷同。

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回戰不數

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飲酒後愈覺細膩想是酒量比前更進。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

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以翼德而知人之計已奇。又能將人之計就己之計尤奇。延問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却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

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前既用草人此又用草車善於驅使草木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計

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

軍趕來。前妙在不趕今又妙在趕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谷口。郃將後軍為前。復紮住營。與飛

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車

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峪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前張魯兵敗是霧鎖今張郃兵敗是烟迷霧自天生烟由人作

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

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

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

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其言幻絕匪夷所思便喚軍士分付

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一步

細膩一步翼德何嘗莽來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塞閉

關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銜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

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

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

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抵得幾個鄉導官却說張郃為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

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報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

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

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徑而逃。方得走脫。前則踴躍用兵。今則愛喪其馬矣。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

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

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前以張飛為小兒。今却被小兒騙了。行軍司馬

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

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前張魯使馬超取葭萌關在玄德背後。今郭淮使張郃取葭萌關亦

在翼德背後。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

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

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先寫孟達之敗。以反襯黃忠之勇。先寫孟達之真敗。以正襯黃忠之假敗。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

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眾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

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

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

人可當。慣用激將之法。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眾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

獻於麾下。眾視之。乃老將黃忠也。激出一個老的來。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

對手。妙正只是反激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

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妙在只是反激忠趨步下堂

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廉將軍不獨善飯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為副

將忠曰老將軍嚴顏可同我去。老的又請出一個老的來○黃忠請嚴顏為副大有意思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

妙 玄德大喜即時令黃忠嚴顏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

師休為兒戲若葭萌關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當此大敵乎。玄德不知張飛子龍亦不知黃忠一則疑其莽

一則慮其老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

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

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有子龍笑之又有孟達霍峻笑之愈顯下文得勝之奇黃忠謂嚴顏曰你見

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立奇功以服衆心。老將又激老將嚴顏曰願聽將軍之

令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

年紀猶不識羞尙欲出戰耶。前欺張飛為小兒以為小兒則欺之以為老夫則又欺之既欺小又欺老安得不欺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

吾手中寶刀却不老。語妙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

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嚴顏虛寫來得突兀○此即前照個

商議之計妙在前不明寫此方寫出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

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郭淮亦善於將將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

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

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此時却讓公一分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

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讎。照應五十遂與夏侯尚

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

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亦是老謀深算忠曰

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妙在此處不敘明留待後見却

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

馬挺槍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

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

數合，又敗走。讀者至此試掩卷猜之，真乎假乎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

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

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前是曹洪把細張郃粗莽，今又是張郃把細夏侯尚粗莽張郃羞赧而退。次日

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

敗數陣。省筆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

說黃忠連敗數陣。現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

翼德詐醉知之。黃忠詐敗。則又知之。孔明可謂知人。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

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

兵之計也。」與孔明如出一口。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

重耳。以空寨換實寨。大得便宜。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

敵。擊得定，算得到。寫黃忠的是妙人。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

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

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

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寶刀不老。黃忠亦不老。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

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柵寨。直奔至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

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

若疎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魏延送酒。張郃誰知可慮。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

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正在此。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

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

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孰知不專恃壯力實

有老謀 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已領略過矣 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敵

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

德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沉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

息。少年倒似老人 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

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入虎穴得虎子矣 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

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

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張飛襲瓦口關後却用明寫嚴顏襲大瀾山後却用暗寫 原來黃忠預先使

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處。只等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

飛騰，照耀山谷。此處方纔敘明 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

只得棄天瀾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失了兩個隘口 黃忠、嚴顏守住天瀾山，捷音飛

報成都。玄德聞之，聚眾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瀾失

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得人和亦得天時可乘此以取地利 玄德、孔明皆深然

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隄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又用反激法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照應五十八回中事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遣一人去。荊州替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前借張飛激他今又借關公激他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尙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若是此說則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到底是他反激他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爲監軍同去。若何。正是

請將須行激將法。少年不若老年人。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夏侯淵以妙才爲字。可謂實不稱其名矣。夏侯非妙才。若楊修庶爲妙才。而有妙才之楊修。先有一妙才之蔡邕。有妙才之蔡邕。又先有一妙才之邯鄲淳。百

忙中夾敘一段閒文。雖極不相蒙處。却有極相映合處。近日稗官中未見有此。前卷與此卷方敘戰勝攻取之事。幾於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於武功之內。帶表文詞。猛將之中。雜見列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聰。黃絹幼婦之品。題外孫。蓋白之穎悟。令人耳目頓換。紀事之妙。真不可方物。

有以二老將而共建奇功者。天蕩山之役是也。有以一老將而再立奇功者。定軍山之役是也。蓋使可一不可再。則前者之功爲倖邀矣。惟可一而又可再。益信前者之功非倖致矣。且老者報主之日短。則其報主之心愈殷。黃忠真不愧忠臣哉。

孔明之兩用黃忠。非用其老也。用其老而壯也。又非專用其壯也。用其壯而老也。蓋有老謀而後有壯事。老而壯則其老不爲弱。壯而老則其壯不爲輕。上卷於黃忠之前。先寫張飛。此卷於黃忠之後。獨寫趙雲。雲之救黃忠於重圍。與前之救阿斗於重圍無異也。雲之據漢水以退曹兵。與飛之拒長坂以退曹兵無異也。然救阿斗與拒長坂以兩人分任之。不奇。救黃忠與拒漢水以一人兼任之。則奇。救阿斗或仗後主之福。不奇。救黃忠獨賴將軍之大力。則奇。拒長坂但欲止之。勿來不奇。據漢水更能追之。使去則奇。其事相同。而比前更自出色。

子龍以一身當數十萬。猝至之衆。若閉寨而守。則必死。卽棄寨而走。亦必死。乃

不棄寨亦不閉寨。而掩旗息鼓。立馬在外。以疑兵勝之。非獨膽包。身直是智包。身耳。若但云膽而已。則大膽。姜維何以屢敗於鄧艾耶。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絕妙法家 恰好法姓吾隨後撥

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用言語

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

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勝不必出戰。倘忠有失。即去救應。前以嚴顏助黃忠是以老助老 此以趙雲助黃忠是以壯助老又

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

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為後文襲定 軍山伏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此處

不說明為後文襲 曹操後路伏筆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為後文襲 南鄭伏筆却說

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領

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以上

按下西川一邊以下再敘曹操一邊洪星夜前到許都。稟知曹操。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

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

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應照六十七回中語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

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

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爪銀鉞鎧

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為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

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僭稱王號之後兵出潼關操在

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藍田有玉果林

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與蔡邕相善蔡邕事至

十回忽於間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笳

十八拍流入中原此亦是絕妙好辭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

之勢送蔡琰還漢昭君不還而蔡琰操乃以琰配與董紀為妻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

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琰

在家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

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女子口中又敘昔和帝時上虞有一

巫者名曹盱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遠江啼

哭七晝夜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虞令度尚奏

聞朝廷表為孝女昔有姓曹的孝女今有姓曹度尚令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時邯

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又是一個才子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妾父蔡邕聞而

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手能看文非手中有眼實心中有眼耳索筆大書八字於

其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齏白。奇操問琰曰。汝解

此意否。琰曰。雖先人遺筆。妾實不解其意。蔡琰敏慧自能省得其不言者欲操自解之也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

解否。衆皆不能答。內有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

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琰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未笑謂修曰。卿試言

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

字是妙字。天下之妙無有過於幼婦者不獨解字之形亦可解字之義一笑外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齏白乃受

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

多應是老賊油嘴若既曉得何不寫在掌中如孔明周瑜之多寫火字者而乃虛言合我意耶讀書者莫為他瞞過也衆皆嘆羨楊修才識之敏。百忙中忽夾此一段開文敘事妙品

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著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

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

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

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拆視之。略曰。

凡為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若淵號妙才。便富有才則操號孟德何以不德乎

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說。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

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

只怕妙才比番有些不妙

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

驚弓之鳥

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

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

吾有妙計。如此如此。

且看妙才有何妙計

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

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

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待引兵出迎。牙將陳

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之。

文勢一曲

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尚

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擗木礮石。打將

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

回寨。部卒多降。

將有大敗必有小勝

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

議。正曰。淵為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為營。誘淵來戰。而擒

之。此乃反客為主之法。

妙才未必有才。法正果是有法。

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

效死戰。黃忠即日拔寨而進。步步為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

此乃反客為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

此番又是夏侯淵粗莽張郃精細

淵不從。令夏侯尚引數千

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為陳式答禮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

約定來日陣前相換。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

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著夏侯尚。夏侯淵帶著陳式。各不與袍鎧。只穿蔽體薄衣。

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好看○黃祖換孫堅是活的換死的陳式換夏侯尚是活的換活的夏侯尚比及到陣

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多換了一箭却是便宜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

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淵慌撥馬而回。被

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為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

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追到定軍山下。與法正

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

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蔡邕語文在掌中如在眼中法正取山在目中即在掌中忠仰

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

有夏侯淵部將杜襲守把。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

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

至。吾舉白旗為號。將軍却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

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曹操出兵有五色旗。今法正只用紅白二旗。彼此閒相對忠大喜。從其計。却說杜襲引軍逃

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

張郃此時小心之甚

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

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

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

下馬坐息。乃將紅旛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

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不

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吹為兩段。

夏侯妙才絕於此是黃絹不是幼婦

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蒼頭臨大敵。

皓首逞神威。

力趁雕弓發。

風迎雪刃揮。

雄聲如虎吼。

駿馬似龍飛。

獻馘功勳重。

開疆展帝畿。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

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

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

子龍來得突兀

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

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

劉封孟達在杜襲口中點出與子龍

是一虛一實。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

敘事妙品。放聲大哭，方悟管輅所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豬遇虎，乃歲在己亥，

正月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股，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

管輅占辭至此

方悟則知蔡邕碑文八字未必即時悟出占辭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去得妙天下事儘多豈能一一全知

雖是前定數然亦魏王手書一封為催命文書耳即知之而不可救徒亂人意耳是以君子不問數操深恨黃忠既有定數又有何恨遂親率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

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著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

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

萌關上見玄德獻功前戰張郃時願納下白頭今却獻上一顆黑頭玄德大喜加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

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引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

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

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直與鳥巢斷糧遙遙相對黃忠曰

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又用反激法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

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

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又激他忠應允

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

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

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為主公出力何必計

較我二人拈鬪拈著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著先去拈鬪亦是彼齒雲曰既將軍先去

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

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為期。黃忠斬夏侯淵在晚刻雲回本寨。

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却說黃忠回到寨中。

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

各人分付自家副將趙雲極其精細，黃忠極其勇往。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

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

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

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

一枝兵攔住去路，為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前周郎欲取聚鐵山

孔明以為難今米倉山亦復不易。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

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為準備。」此時已預算退步寫

趙雲精細之極。翼連聲應諾。雲挺槍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

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槍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

截住為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槍又

刺死焦炳。前寫黃忠此寫趙雲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

困多時。雲大喊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徧體紛紛。如飄瑞雪。四句是絕妙槍讚。黃忠斬夏侯有紅旗一面。張郃徐晃心驚。子龍救漢升見日光一道一紅一白相映成趣。

膽戰不敢迎戰。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衆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尙

在。提照前事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

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營。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

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先聲奪人又爲前事渲染。此在衆人眼中寫趙雲。雲又

救了張著。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此又在曹操眼中寫趙雲。救了黃忠。又救了

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著。望見後

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卽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

喝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槍匹馬。覩曹兵八十三萬。如草

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上文是別人傳說。此却是自家說英雄一生軼事。不嫌自負。今人亦欲自負。怎奈沒得說也。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

中埋伏。將營內旗槍。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槍。立於營門之外。張飛在長坂橋邊以樹枝結於

馬尾裝作有兵之狀。今趙雲偏反作無兵之狀。妙在極相類。又極相反。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

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槍。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

臨

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草張飛端坐不動今活趙雲亦奇絕妙絕

多少操先撥馬回走只聽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子龍一人有膽曹操數十萬軍皆喪膽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

殺甚急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劉封孟達不期

而會來得突兀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扎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

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立德立德遂同孔

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

細述一遍立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

也姜維膽大如卵猶是人包膽耳子龍是膽包身其大當不止如卵也後人有詩讚曰

昔日戰長坂 英雄猶未滅 突陣顯英雄 被圍施勇敢

鬼哭與神號 天驚并地慘 常山趙子龍 一身都是膽

於是立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

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立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

水之西以迎之只因子龍有膽立德此時亦是大膽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

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巖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現充

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為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對王平語相合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趙雲黃忠誠非陳餘之比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卽過河來戰蜀兵正是

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曹操善疑而孔明卽以疑兵勝操此非孔明之疑操而操之自疑也雖然操之自疑而非孔明則不能疑之也燒於博望挫於新野困於烏林窮於華容操之畏孔明久矣見他人之疑兵未必疑惟見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故善用疑兵者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後用之耳卽如韓信以背水勝徐晃以背水敗同一法而今昔之勢異徐晃以背水敗孔明以背水勝同一時而彼此之勢又異兵之善用豈不視乎其人哉

操之不能守漢中猶備之不能守徐州也操既取兖州則徐州為操之所必取備既取西川則漢中亦為備之所必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鼯睡耶操欲跋涉山川以與備爭此土吾知其難矣

漢高之破項王。賴有彭越。以擾其後。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馬超。以擾其後。前後殆如一轍也。五虎將中。關公既守荊州。而張飛趙雲黃忠之建功。又備寫於前卷。獨於馬超。未有及焉。今觀此卷。則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孔融荀彧楊修。皆爲忤操而死。而修則不如融。并不如彧。何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孔融也。先以不正不直事操。而後以正直忤操者。荀彧也。既以不正不直事操。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楊修也。修爲楊彪之子。而屈身事操。既有愧於家門。復爲曹植之故。而使操心疑。又不善處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則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則罪在修。故修之死。君子於操無責焉。或疑操以才忌楊修者。非也。士之才有二。一曰謀士之才。一曰文士之才。以謀士之才而爲操用者。如郭嘉程昱荀攸賈詡劉曄等是也。以文士之才而爲操用者。如楊修陳琳王粲阮瑀等是也。文士之才。不若謀士之才之爲足忌。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錫之故。前此未之忌焉。其餘謀士亦曾未之忌焉。其視謀士之才。且然而何忌於文士哉。故雖罵操如陳琳。而操不以爲罪。蓋才而不爲我用。則忌之才而爲我用。則不忌耳。使修非黨植。以欺曹操。則操可以不怒。而修可以不死。彼謂修之以才見忌者。殆未爲篤論矣。曹操於定軍之南。折其一股。又於漢川之東。折其二齒。股之折。非真。而齒之落。則真矣。於潼關之役。割鬚數莖。又於漢中之役。落齒兩個。鬚之割。不痛。而齒之

落則痛矣。弟既死，身又傷，其兆大凶。恨不再令管輅卜之。鬚既短，齒又缺，其相已破，恨不再令管輅相之。

此卷敘事之法，有倒生在前者，其人將來而必先有一語以啓之，如操之誇黃鬚是也，有補敘在後者，其人既死而舉其未死之前追敘之，如操之惡楊修是也，有橫間在中者，正敘此一事而忽引他事以夾之，如兩軍交戰之時而雜以曹彰、楊修兩人之生平是也。至於曹操之平代北，則因曹彰而及焉；曹丕之忌曹植，則又因楊修而及焉。其他正文之中，張趙、馬魏、孟達、劉封諸將，或於彼忽伏，或於此忽現，參差斷續，縱橫出奇，令人心驚目眩。作者用筆直與孔明用兵相去不遠。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黃忠、趙雲告立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立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即法正教黃忠之策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

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則置之死地而竟死矣。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

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鄉導使。曹操送一個鄉導來了。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吩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營中砲響。砲響一番，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戰。以虛聲勝之。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但聞擊鼓其鏜，不見踴躍用兵。方纔回營欲歇，號砲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鳴鼓而攻之，可也焉用戰。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紮營。老賊不經嚇。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徐晃背水而敗，孔明又用背水而勝。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排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

旌旗插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自面誦衣帶詔之後。關別久矣。今此數語。又抵得一篇衣帶詔。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一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俱在前文中。此如此之中。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在七十一回中。伏筆至此方見。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曹操善疑。孔明又善信。惟信得真。故拿得定。操惟多疑。所以死。亦有七十二疑塚。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此處四路兵又是第二番差遣。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

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先寫黃忠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魏延分

兵劫糧。次寫張飛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

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着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恐將軍到此亦無益

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前醉張飛是假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

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

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醉人在月下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

進。二更以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裏。角鼓震天。一枝軍當住。為首

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

合。彼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萬夫之勇張飛盡奪糧

草。車輻而回。只因酒肉之故。失却糧食。燒山用虛寫搶糧用實却說眾將保着許褚。回見曹操。

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

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為肉

泥矣。吳有紫髯。魏有黃鬚。正復相對。劉封大怒。挺槍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

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礮響。鼓角齊鳴。亦是疑兵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

踏。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

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老賊只是不經嚇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

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前所撥四路先寫三路留一路在後

寫得參差有勢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

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正想著他來得湊巧彰字子文少

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

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何用

作博士耶。說得博士無用教楊修王榮等一班文人何處生活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為將操問為將何如彰曰

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頗為老瞞肖子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

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法不徇情

爾宜深戒。即彰所云賞必行罰必信之意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

關故來助戰。百忙中忽敘曹彰生平正補前文所未及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正恐未必遂

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

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

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假子不及真兒孟達引兵前進

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在七十一回中伏着至此方見曹兵驚動孟達引

軍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有曹操誇獎一番得此聊足解嘲○諺云黃鬚無弱漢果然三軍混戰操收

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許褚啖酒肉曹操啖雞湯可比太史公酒肉帳簿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

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直是席面上生風絕妙酒令

惇傳令衆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弄聰有人報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營中問曰公何收拾行

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故先收

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若云棄之可惜猶不欲遽棄也今收拾行裝則竟棄之矣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

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

邊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

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

怎敢造言亂我軍心碑文八字解得不差不想口號二字竟解差了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

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

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闕字也

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園牆，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非忌其才，忌其知我意也。曹操意中不言之事，最畏人知。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

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眾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操嘗以空盒還曹操，安得不怒。

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著，汝等切勿近前。」周瑜詐作夢中語，只要騙得蔣幹一人。曹操之詐，却欲騙盡眾人，奸雄之極。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

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眾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假夢假睡，假問假哭，一片是假。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嘆曰：

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周郎瞞不得孔明，曹操瞞不得楊修，便一樣欲殺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眾商議，欲立植為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

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疋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即不殺修，後必為丕所殺。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

曰：「質無憂也。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以假混真，以真混假，巧妙之極。丕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設害曹丕，愈惡之。其實可惡。操欲試曹丕

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

阻之。不只得退回。植聞之。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爲能。修以殺人教人。操又以爲能。殺人都不是好人。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楊修不善處人骨肉之間。修又嘗爲曹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卽依條答之。子建亦情。人代筆耶。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補敘楊修生平與見殺之由。又於百忙中夾敘開事筆法。殊妙。修死年三十四歲。後人有詩嘆曰。

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

閒談驚四座。捷對冠羣英。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

曹操既殺楊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魏延一路於此處方見。操招魏延

歸降。魏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

寨。馬超忽沒忽現。寫來又是一樣聲勢。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

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

在此。魏延忽去忽來。寫得亦與馬超一樣聲勢。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

來殺曹操。

讀至此爲之拍案一快

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

忘却故主而以操爲吾主豈不羞殺

視之乃龐德

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

讀至此爲之廢書一嘆

馬超兵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

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門牙兩個。

曹操此時急嚼不得雞肋矣

急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

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

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正是

依稀昔日潼關厄。彷彿當年赤壁危。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玄德進位漢第七十二回
中五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
長坂坡
救阿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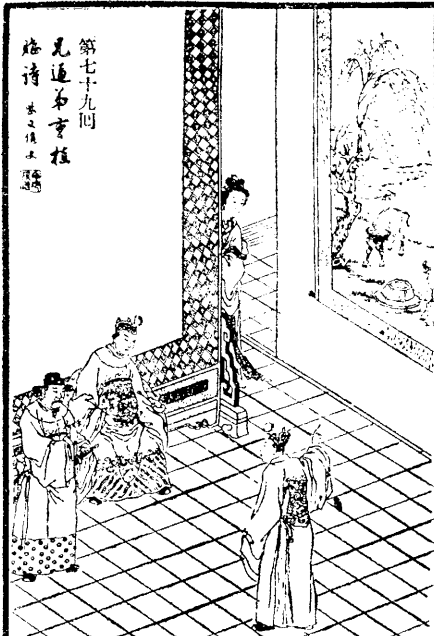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挂槐
決死戰大獲全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
大戰
黃權





第一才子書卷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劉備之爲徐州牧。爲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其爲荊州牧。孫權佯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若其爲益州牧。則備自予之者也。然而自予之勝於曹操之予之者。以操爲國賊。故操之予不足重也。備之爲左將軍宜城亭侯。是天子爵之者也。若其爲漢中王。則非天子爵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無異於天子之爵之者。以備能討國賊。則固天子之所欲爵也。表奏獻帝之文。稱與董承同受密詔。既受王爵之後。便令關公北伐樊城。大義昭然。炳若日月。故綱目於備之領益州牧。稱漢中王。無貶辭焉。

曹操稱公稱王。而子孫又追稱之爲帝。而稱於朝者。奪於天下。稱於一時者。奪於後世。天下後世之稱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賊而已矣。若關公之爲漢壽亭侯。又爲前將軍。一國爵之。天下不得而議之一時爵之後。世不得而議之。彼時且不獨侯之將之。又從而王之。帝之可見爵以人重耳。人豈以爵重哉。

孫權之求婚於關公也。當代爲公致對曰。兩家之和不在婚與不婚也。漢中王嘗受室於東吳矣。吳侯能惠顧前好。則有孫夫人在。何必又重以某之婚姻。苟其不能。雖婚無益。如是則辭婉而意妙。不致大傷東吳之心也。雖然。若謂

荆州之失爲關公拒婚所致則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孫權之弟而竟無解於赤壁之師曹操之女亦爲獻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奪之志此非其明驗耶且玄德之自吳逃歸權欲追而殺之又欲并其妹而殺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殺玄德安能以娶關公之女故而不奪荆州然則公之拒婚誠不爲過但犬子一語太覺不堪耳

呂範假意做媒倒弄假成真諸葛瑾好意做媒反爲好成怨或戲曰孫權之子當令姑娘作伐關公之女須待伯母主婚既欲親上加親何不即使親人說親乎予笑曰姑娘撇却姑夫而歸伯母不顧伯父而去上一輩正與下一輩看樣東吳若傳孫夫人之命一發不濟矣

孔明若不使關公取樊城則荆州可以不失卽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將以代公守荆州則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計不出此不得爲孔明咎也天也關公若能聽王甫而不用潘濬則關公可以不死若不用麋芳傅士仁則關公亦可以不死而關公又計不及此此不得爲關公咎也天也人欲興漢而天不祚漢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卷正敘得襄陽之事下卷又敘斬龐德獲于禁之事皆快事也而出兵之前乃有失火爲之告凶又有惡夢爲之告變是蚤爲七十六回伏線也夫爲失意伏線而伏於將失意之時不足奇惟伏於將快意之時則深足奇此非作者有

意爲如此之文而實古來天然有如此之事奈何今人眼光甚短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丈耶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

不時攻切補註前文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墮盡

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此時頗快人意且說立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

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立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不獨當日人心

大悅卽今日讀者至此亦爲之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立德爲帝之心未敢逕啓却來稟告諸葛軍師

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立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

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卽皇帝位孔明之意非蔑獻帝也殆欲如唐肅宗靈武之事尊

帝爲上皇耳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立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

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立德以在上之天子爲辭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

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

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孔明以在下之人心爲辭立德曰

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

上是孔明勸進此又寫諸將推戴也

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為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

暫為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不是辭王，但欲請詔。孔明曰：

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禮。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

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每到玄德謙讓處，便是張飛直叫出來。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

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為遲也。操賊挾天子以令諸侯，天子之詔乃操主之者也，故先稱王而後奏。

表乃權宜之法。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

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

璽，綬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為漢中王。稱得堂堂正正，與魏王加九錫不同。子劉禪立為王世子。

封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

馬超、黃忠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既為漢中王，

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表曰：

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

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先用自責。曩者董卓倡

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効忠奮

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次敘董卓備犯之亂，以下方說曹操。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

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即奉衣帶一詔。事消受得一個。

漢中王。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自述起兵徐州以後之事。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

害。此二事是定。操賊罪案。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辜負國恩。

寤寐永歎。夕惕若厲。又是自責之語。今臣羣僚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帝王

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

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

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以上述羣下推戴之意。

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

謗。以上自敘謙讓之懷。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

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甯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衆

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以上又述羣下復請不得復辭之故。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

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

以甯社稷。此又述受爵以後當討賊自效。謹拜表以聞。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立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蓆小兒。安敢如此。吾誓

滅之。即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操以備為英雄。自青梅煮酒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又何為而怒耶。

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搭箭

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

司馬懿也仲達此時漸漸出頭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

間竊取回去照應六十回中事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存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

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

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不消自家費力却去挑撥他人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

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謀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

讎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甯來必有

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獨不記二喬銅雀之事乎是操為仇讎而備乃姻婭也權依其言令眾謀士接滿寵入城相

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釁隙

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

土誓不相侵玄德不肯還荊州曹操獨肯分疆土耶孫權覽書畢設筵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權與眾

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禮溫州柑子四十担前已送過今日之議敢不奉承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

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張昭只要和魏顧雍却有兩說諸葛瑾曰某

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許字人雲長家事却借

諸葛瑾口中補出省筆之法

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

長不肯，然後助曹取荊州。

諸葛瑾有魯肅之風

孫權用其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

使，投荊州來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

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婚。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

事。請君侯思之。

呂範做媒是假，諸葛瑾做媒是真。一是求婿，一是求婦，各各不同。

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

虎女犬子，太覺言重。玄德曾配孫夫人矣，是虎兄而配犬妹也。孫夫人為公之嫂矣，是虎叔而有犬嫂也。

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

右逐出。

做媒的往往討愈慢。

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

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州之策。步騭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

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嫁禍於吳也。

雲長不肯嫁女於吳，無損曹操有意嫁禍，不利於吳。

權曰：孤亦欲取荊

州久矣。驚曰：今曹仁已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

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

步騭略有見識，張昭不如也。

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早

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

取荊州一舉可得矣。

為後文呂蒙襲荊州張本。

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

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商議動兵。

吳讓魏先發，是着乖處。

一

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

以上按下吳魏兩邊，以下接應先主一邊。

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

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起景色細作人探聽

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

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明見萬里是以謂之孔明漢中王曰

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

寒自然瓦解矣吳欲使魏先發孔明又使雲長先發一是一是占先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為使賫捧

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

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

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

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遂不肯受印公太好勝既不肯以虎配犬又不肯以虎並虎嚴顏老而翼德以為壯黃忠不服老而雲長以為

老二公性情又自不同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為親近而韓信乃

楚之亡將也然信位為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

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以兄弟之義動之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

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

下願將軍熟思之詩之善於說詞與張逸等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

事即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玉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便差傅士仁

麋芳二人爲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麋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便是不祥之兆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麋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砲打死本部軍馬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爲後文二人背公伏線○於諸葛瑾當看軍師之面於麋芳當看亡嫂之面費詩告曰未曾出軍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

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麋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既輕待之又重託之此公之所以誤也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謀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胡班救關公是二十七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令隨費詩入川見漢

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猪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豕屬亥亥者水也其江東謀害之象乎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霎時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痛又是不祥之兆先主夢臂痛應在龐統關公夢足痛應在自身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是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聚衆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

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亦何憾。說一死字亦是不祥之兆正言間，蜀使

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

賀曰：此足見豬龍之瑞也。今日詳夢者大都類此於是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

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

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

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

不聞水來土掩。豈知滄七軍之水竟不能以土掩乎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令

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

仁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

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先退後進，亦善於用兵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荆

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一退再退，誘敵殊妙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

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

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颭，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寫得雲長聲勢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

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

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

此時取襄陽如反掌，誠不料有後事

隨軍司馬王甫曰：

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爲呂蒙襲荊州伏筆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

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

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我當親往擊之。守之以烽火，不若守之以人。王甫曰：

麋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爲後糜傅二人背漢伏筆雲長曰：

我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爲後文潘濬失事伏筆

筆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爲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不

用王甫之言雲長曰：我素知潘濬爲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

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怏怏拜辭而行。荊州之失實原於此雲長令關平准備船隻

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

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正言間，人報

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離荊州愈遠仁大驚，寵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

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

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兵法成語，拘執不得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

兵臨城下，將至濠邊，急難抵當矣。仁卽與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

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寫得雲長聲勢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過來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敗殘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命使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將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曹操此時頗無眼力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口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

未見東吳來伺隙先看北魏又添兵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榷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關公初欲與馬超比試而今與馬超之部將爭鋒是與戰馬超無異也馬超既與關公爲一家而龐德乃與關公死戰是亦與戰馬超無異也以關公敵馬超猶未爲損重而以龐德鬪馬超母乃爲背主乎其後既不肯背曹操而降關公其初何以背馬超而降曹操故龐德之死君子無取焉

關公以水勝者有二一爲白河之水一爲襄江之水白河之水是奉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襄江之水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小用之不過火後之餘波大用之遂作軍前之勝算蓋孔明以水濟火而關公則純用水純用水而

水之功更大於前矣。雖然，立德以孔明爲水，孔明而用水，猶之以水濟水耳。若關公性烈如火，面赤如火，坐下之馬亦如火，則雖純用水而亦可謂之以水濟火云。

襄江之決，可以滄七軍而不足以取樊城，何也？曰：水之灌兵也易，而灌城也難。灌兵之水順而速，灌城之水漸而遲，速則敵不及防，而遲則敵能自守也。然則決泗水而取下邳，決漳水而取冀州，將毋曹操之用水獨勝於關公乎？曰：是又不然，使下邳無侯成之納款，冀州無審榮之獻門，則二城未必可入，操之幸勝，豈盡水之力哉？

關公之欲決襄江，與冷苞之欲決涪江，其謀無異，不可以成敗論也。苞之所以敗者，彭義告焉，而龐統防焉；公之所以勝者，成何覺焉，而于禁昧焉。法正知之蚤，故不移營而無傷；龐德知之晚，雖欲移營而無及。蓋同一謀而謀之成不成，亦視敵之愚與不愚耳。

魚入罾口，而關公坐享漁人之利矣。乃龐德幾爲網之漏，而卒爲俎之登。于禁不爲校之烹，而幸爲池之畜。其故何也？蓋魚入罾而難脫，此禁之所以被擒；魚得水而不涸，此禁之所以終活。與

觀於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之不欲復興漢室也。當單福取樊城之時，其兵力不足，以守樊城，故其後終至於棄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兵力將不止於取

樊城則其時甚利於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讀書至此為之三嘆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眾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

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為征

南將軍加龐德為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天一生牛地六成之七固水之數也這七軍皆北方

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

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為先鋒豈不誤事禁驚

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

上將前照應况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又補殺前文所未及今使他為先鋒是潑油救火也

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有此一段言語愈見下文龐德之不易也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

操操省悟即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

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

孤縱不疑奈眾口何操推託別人亦一激之意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

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

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殺嫂絕兄是為無親故主

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將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背主從操是為無君德感大

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

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

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老賊善於用人德拜謝回家。

令匠人造一木櫬。亦是死兆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

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厚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

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為彼所殺。即不為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

以示無空回之理。若死於疆場當以馬革裹屍耳何以櫬為衆皆嗟歎。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

妻曰：吾今為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

當與吾報讐也。以死自誓固是好漢惜其用之不當耳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櫬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

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即取吾屍置此櫬中。後破圍倉活擒究竟此櫬無用我若殺

了關某，吾亦即取其首置此櫬內，回獻魏王。櫬為已設則可若為敵設益覺無謂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

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

德忠勇如此，孤何憂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賈

先料其敗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

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

十年之聲價。誰知關公聲價雖死不挫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

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壯兵

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擡一木橛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

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

關公好勝又遇着一個不怕死的

令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

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

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

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

用白書字便是掛孝之兆頗似今之銘旌

龐德青袍銀鎧

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擡木橛而出關平大罵龐

德背主之賊

背主二字罵得切當

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

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

龐德無兄豈識關公有子

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

不平寫龐德是寫關

公早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

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卽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早來

受死

龐德來討死公乃欲以死與之

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橛

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有何能爲可惜我青龍刀

斬汝鼠賊

爲刀惜亦當爲公惜

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

兩軍各看得痴呆了。在衆人眼中寫一句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

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德亦心服正言間于

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

曰：魏王命將軍爲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到底只是要尋死禁

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

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

之託也。關平之言深見大體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

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鬪至五十餘

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平處處精細關

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轡

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不能以刀勝而欲以箭勝亦不算英雄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

休放冷箭。關平能關公急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

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

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于禁初

今故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

詐故鳴金收軍。解說得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有關平相救禁曰緊行無好

步當緩鬪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

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後文有一箭射得重此處先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

一箭之讐衆將答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次日人報龐德引兵搦

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住隘口分付衆將休報知

關公。寫關平精細之極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箭瘡舉發

不能動作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

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于禁忌龐德正為龐德背馬超之報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

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

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龐德前為楊松之忌遂降曹操今有于禁之忌何不降關公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為喜

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

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又在關公眼中帶寫樊城一筆城北十里山谷之

內屯著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伏筆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

谷是何地名對曰峽口川也關公大喜曰于禁必為我擒矣將士問曰將軍何以

知之關公曰于入峽口豈能久乎。坡名落鳳龐統被射川名峽口于禁被擒正復相諸將未信公

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

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於罾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滄樊城罾口川之兵皆為魚鼈矣。不獨于禁為魚，七軍皆為魚矣。關平拜服，却說魏軍

屯於罾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遠，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雖

移兵在成何口中補出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早為計。于禁叱曰：匹

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于禁素來知兵，今何愚昧之甚，總之不可以有私，私則蔽明，可不戒哉。成何羞慚而退。却來

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兵屯於他處。只

等明日不得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鼙震地。德大

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

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地水師化，作水山塞。比及平明，關公及眾將皆搖

旗鼓，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

不濟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初入罾口，今則已入魚舟。然後來擒龐德。時龐德并二董及成

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

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

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

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其初本是二董疑龐德今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為

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

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

求生。此二語在被擒於曹操時何不記之今日乃我死日也。死則死矣但不知木樨何處去耳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

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舟

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有此本事可惜用之不得其當餘皆棄船赴水逃命

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與許褚渭橋之舟彷彿相類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

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

龐德者乃周倉也。先敘其功後出其名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

因此擒了龐德。又補敘周倉武藝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

降後人有詩曰

夜半征聲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關公神算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大失體面

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髻笑

曰我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荊州大牢權作放生池待我回

別作區處發落去訖。爲後文伏筆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不肯跪關公獨不肯跪曹操無足

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絕不記被射之恨何

等卓德大怒曰：我甯死於刀下，豈降汝耶？德之所以不降者想以妻子在許昌故耶，嫂可殺兄可絕而妻子獨不可棄耶罵不絕口，公

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此時定是關公另以木槨葬之，原來之槨不知漂沒歸何所矣

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

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

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皆是怕死的

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何成

知水之將來滿寵知水之將去而一見聽一不見聽亦有幸有不幸焉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郊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

慮我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

爲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誤大事。若無滿寵則樊城必爲關公所有，關公既得樊城則舉黃河以南皆可據而有之，如是則呂蒙雖襲

荆州而關公猶不至於無以自立也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我受魏王命，保守此城，

但有言棄城而去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

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

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關興於此處出現公就令

興賚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但求陞遷而不求添兵相助是亦疎慮處興拜辭父親逕

投成都去訖虧此一處關公留得一子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郿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

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早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

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

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正是

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吉平截指罵賊是良醫爲烈漢關公刮骨療毒是烈漢遇良醫可見忠臣義士

不怕疼痛若怕疼痛便做不得忠臣義士矣然臨難不怕必是平日先不怕惟

平日有刮骨之關公然後臨難有截指之吉平也

華陀醫周泰一請便到醫關公不請自來古之名醫志在濟人利物絕不似今

之名醫善於拏班巧於圖利幾番邀請請方纔入門先講謝儀然後開手也能慕

忠臣者卽是忠臣能救義士者卽是義士吉平華陀是一人不是兩人

此卷方寫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接寫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寫華陀醫眞病

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陀知藥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

之假病而又教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

之假病而又教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

有受病之心。尊己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幣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爲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荊州撤備而關公又中一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風醫周郎。而周郎愈。龐統以連環醫北軍。而北軍亡。二公分用之。而陸遜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自出色。

觀孫權之聽呂蒙而吳與魏皆爲漢賊矣。權若乘關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則漢室可興。而操賊可滅。奈何忘砍案之誓。背昔日之盟。而反陰與操約。以圖關公乎。所以然者。不過爭一荊州耳。劉備取荊州於曹操。本未嘗假荊州於孫權。其曰借。曰還。不過孔明一時權變之辭。欲結權以爲討操之助。而乃認爲真借。而望其真還。分之不足。又從而襲之。致使立德之志不得伸。而關公之功不得就。豈不重可恨哉。

周瑜在而孫權之交離。周瑜死而孫權之交合。魯肅用而孫劉之交合。魯肅死而孫劉之交又離。蓋周瑜之見異於魯肅。而魯肅之見又異於呂蒙也。肅欲結劉備以拒操。與孔明所見略同。故終魯肅之世。吳蜀未嘗相攻。及呂蒙柄用。而背盟失義。至於如此悲夫。

曹仁欲棄樊城。而滿寵止之。曹操欲離許昌。而司馬懿又止之。夫樊城棄而大河以南皆震動矣。許都遷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動矣。乃韓信破趙之先聲。足以

奪燕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先聲足以奪操而卒不能取操豈關公之用兵不如韓信哉遭時之不偶耳唐人詩云關張無命欲何如誠哉其無命也先主輕陸遜而敗早有關公輕陸遜而失以為之樣子矣呂蒙白衣搖櫓而取荆州先有周善白衣搖櫓而取孫夫人以為之樣子矣凡有一事於後必先有一事以見其端者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龐德心毒而箭不毒曹仁箭毒而心亦毒關平慌與眾將

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荆州調理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眾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眾議可暫班師回荆州調理周郎在南郡中箭而程普勸其回軍關公在樊城中箭而關平勸其回軍周郎之受傷也輕關公之受傷也重極相似又極不相似公怒曰

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剿滅操賊以安漢室有是事不可無是心既有是心即如有是事壯哉關公千古仰之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

退眾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

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不請自來脫盡

近日名醫之套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借關平口中將十五回中事一提陀曰然平大喜即與眾將同

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痛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先講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未說出治法先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

不懼敵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既說出治法又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不懼箭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如此神醫難得如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臨上手時再

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華陀之語驚人關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今日讀者亦為

日見者能不一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若以他人當此臂色既青面色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眾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如此醫人是神醫如陀曰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

病人未嘗見此病人後人有詩曰

第一才子書 卷十一 第七十五回

二五

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

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

乎。堅辭不受。不索謝儀。又脫盡。近日名醫之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

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以上按。下關公一邊。以下再敘曹操一邊。曹操大驚。聚文武商

議曰。孤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

尚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此時老賊亦膽落矣。曹操欲離許。都與曹仁欲棄樊城一樣怕法。司馬懿

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權失好。雲長

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

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司馬懿之止曹操與滿。龍之止曹仁。差足相仿。主簿蔣

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眾操依允。遂不遷都。因嘆

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人固不易知。人亦不易也。令一面遣使致

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

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發精兵五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副之。剋日起兵。曹仁有。援兵關。

公無應兵衆。寡之勢不敵。前到楊陵坡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征進。以上按。下曹操一邊。以下接入孫權一邊。却說孫權接

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白滿龍致書以後。此是第二封矣。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

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

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此言關公未可勝。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

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此言關公縱可勝，而曹操又可疑。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

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荆

州。但算關公一邊，不算曹操一邊。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按：下關公欲取曹操。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

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

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按：下曹操欲取荊州。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

可速為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魯肅若在，必主取徐州之議，以共分中原，必不使孫權攻關公以助曹操。呂蒙辭了孫權，回

至陸口。早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

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

荊州，今却如此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周郎感西風而病，呂蒙感烽火而病，一是一是風症，一是一是火症。使人回報孫權

權聞呂蒙患病，心甚怏怏。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惟孔明知周瑜之病，惟陸遜知

呂蒙之病。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

面無病色。關公真病而無病色，呂蒙假病而無病色，一是一是神威莫及，一是一是奸偽難逃。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

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呂蒙目視

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陸遜亦能以方治呂蒙之病。

病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即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荆州兵

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先說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荆州之兵

束手歸降可乎後說蒙驚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

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要醫他真病却仍教他詐

能及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他人者自己也陸遜不好說得自己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

驕其心彼必盡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

之則荆州在掌握之中矣此是去病之藥三關六部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

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見

權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魯肅薦子明却

出省筆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為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

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天下有名

儘多若有實無名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

無學恐不堪大任正取其年幼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

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醴等物遣使

齎赴樊城見關公藥呂蒙者是良藥藥關公者是毒時公正將息箭瘡接兵不動忽報江東

藥良馬異錦等物抵得箭上烏頭

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

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爲將。以漢升爲老卒

以伯言爲孺子老與幼皆不入公之眼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

和好。幸乞笑留。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言之太甘其中必苦關公覽畢。仰面大笑。

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

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呂蒙之疾愈關公之疾作也

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

曰。今雲長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荆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

軍前去如何。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

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兼用則敗專任則勝自古皆然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爲左右都

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應照

四十四回中事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老成之見權大悟。遂拜

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

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周善用此法是小用之呂蒙用此法是大用之即將精

兵伏於艍艫船中。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

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此處不寫曹操

一邊是省筆一面先傳報陸遜。此處不再寫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趨

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

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有臺而無人與無

與無人等。約至二更，艣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軍官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

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箇。於是長驅大進，逕

取荊州，無人知覺。趙雲關張襲三郡用虛寫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

言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為號，眾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

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眾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

前有城外之火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

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此非呂蒙好處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閒人攪

擾。與呂布不害玄一面遣人申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

德家小相似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

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只欲結荊州之人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濕官鎧，

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為覆官鎧，然終是不應

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與曹操割髮以示衆一樣奸詐

自是三軍整肅。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為

治中掌荊州事。潘濬無用果應王甫之言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為後文靈廟伏筆安民賞軍。設宴慶賀。

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麋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

一人出曰。不須引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

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

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與李恢說馬超彷彿相似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却說

傅士仁聽知荊州已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

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

恨吾之意。不如早降。照應七十回中事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

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賫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

仍令去守公安。未識此時劉璋在公安作何行徑。玄德取益州於劉璋而荊州又為人所奪。得無報反之道有然耶。為之一嘆。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

忽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麋芳歸降。招麋芳即用傅士仁殊不費力權乃召傅士

仁。謂曰。麋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

餘騎。徑投南郡。招安麋芳。正是

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徐晃聲東擊西。此沒彼現。只一員正將。兩員副將。寫來似有千軍萬馬之勢。可謂用兵之能者矣。晃之戰沔水。與張遼之戰合肥。彷彿相類。兩人皆有大將才。故關公與之友善。然遼能救公於患難之中。晃獨窮公於患難之際。則晃之爲人。殆遜於遼云。

田單之克復齊城也。以騎劫焚城外之骨。關公之不得復荊州也。以呂蒙能撫城中之民。此則其事之相反者矣。張良之以楚歌散楚兵也。欲使楚人之去。呂蒙之以荊兵召荊兵也。欲使荊人之來。此則其事之相類而相反者矣。關公用陽而呂蒙用陰。關公用剛而呂蒙用柔。其存恤將士之家。重待使命之辱。極加厚處。正是極奸猾處。

呂蒙之算。傅士仁與傅士仁之算。麋芳同一機謀也。蒙恐士仁之志未堅。招麋芳則士仁無貳心矣。士仁恐麋芳之意未決。殺使者則麋芳無歸路矣。孫權之策荊州。與曹操之策樊城。各一機謀也。吳致魏書而囑魏勿洩。恐關公知之。而回救則荊州之襲未穩矣。魏得吳書而故令公知。使荊兵知之。而欲歸則樊城之圍自解矣。或同或異。俱極機謀之巧。

或謂關公之走麥城。與前之屯土山無異也。何以前不拒張遼之說。而後獨拒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漢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漢之名以招之。終不能致之者。

也。公但知有漢，不知有曹。又何知有孫？然則其守麥城之心，猶然守土山之心耳。

劉封之不發救兵，孟達實教之。然則劉封之罪，其將視孟達而未滅乎？曰：不然。達故蜀之降將，劉璋可背，則關公何不可背？我無責焉耳。若劉封則漢中王之養子也，王與關公爲一體，負關公則是負王，負關公猶可言也，負漢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爲劉封恕。

却說麋芳聞荊州已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早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此人尙有良心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倘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不忍背玄德又不忍背糜竺

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擔，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分明是一道催批入東吳。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二人之罪糜竺從末滅

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早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又是一道催批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劉璋之妻弟費觀背姊夫而從玄德，玄德之妻弟糜芳亦背姊夫而從東吳，兩事相類。蒙大喜。

引見孫權。權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以上按下孫權一邊時曹操在許都。正與

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

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漏洩。使雲長有備也。書在襲荊州之前

操與衆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

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

掩殺。可獲全功。東吳囑勿洩魏却欲洩之以亂關公之心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

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以上按下曹操却說徐晃正坐

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

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

二箇寨柵。連絡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著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平交

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呂蒙襲荊州用假客船且說關平聞徐

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

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

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

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故意在軍前說出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

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喊叫。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

來。廖化接著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

此是魏軍散布流言，却在廖化口中發出。

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

攻打。

此特假徐晃，非真徐晃也。

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甯？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

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

火。部將曰：四家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

為後文作反響。

於是關平、廖化盡

起四家寨精兵，奔至第一屯駐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

誘敵之計。

謂廖化曰：

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

寨。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追時，左邊徐商、右邊

呂建，兩下夾攻。

但見二將不見徐晃，徐晃此時已在四家寨矣。

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

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家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

是魏兵，旗號奪四家用虛寫。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大

將乃是徐晃也。

寫得徐晃出沒不測。

平化兩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

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

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

不足為慮。

方知陸遜用計之妙。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

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

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關公之威雖死猶在何况當日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

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

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嘆羨。茲幸

得一見，深慰渴懷。與曹操對韓遂語相似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

兒耶？晃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忽然嚇臉前恭後倨，又與曹操對韓遂大是不同

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與關公在華容時何啻天壤言訖

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

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

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不從曹仁一邊殺來，却從關公一邊寫出省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

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

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此時方知荆州事關公大驚，不敢

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此時方知公安事關公大怒，忽

催糧人到來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麋芳都降東吳去了。此時方知南郡事

關公聞言，怒氣沖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

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照應七十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

三回中語

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鱗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公此時之志已誓在必死管糧都督趙

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恨請援之不早耳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

留廖化關平斷後。按下關公再敘曹操却說樊城圍解。曹仁引眾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冢寨。周圍視顧。謂諸將曰：荊州

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玄德贊子龍只是一身膽今曹操贊徐晃又添一個識字眾皆嘆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

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直欲以摩陂當細柳遂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

之師。操因荊州未定。荊州已定而云未定者以關公尚在故耳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按下曹操再敘關公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

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曹賊。前文但敘陸遜致書。今敘呂蒙致書此又補前文之所未及。今却助操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住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

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荊州來。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

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不是呂蒙好處正是呂蒙好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

接入城以賓禮相待極惡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

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公關

單刀赴會全用硬呂蒙此時全用軟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

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皆在呂蒙術中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

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荊州城中君侯家眷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

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吾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吾恨為後文伏線

喝退使者使者出寨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

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俱在呂蒙術中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

士多有逃回荊州者關公愈加憤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

首大將乃蔣欽也不從東吳殺來却從關公一邊撞見省筆之法勒馬挺槍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

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臨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

喊聲復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軍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

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

颺上寫荊州土人四字眾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皆催散關公兵之計關公大怒欲上岡殺

之山崦內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東吳既襲荊州，可以已矣。又使衆將來攻關公，其惡已極。手下將士漸漸解散，比及殺到

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土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

變，皆應聲而去。皆在呂蒙術中。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

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

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此時走麥城與二十五回奔土

山相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

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成都之救遠上庸之救近，急則取其近者。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

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

救。廖化曰：「某頭往。」馬良伊籍之去也，易廖化之去也，難急則不避其難者。關平曰：「我護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付

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

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接敘七十

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現

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特命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

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倘稍延遲，公必陷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是突如其來，廖化求救於上庸，是有因而至，一則言之慷慨，一

則言之急切。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如此急事有何計議計議便不像了化乃至館驛安歇，俟發兵。劉封謂

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

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

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動。又是一個傅士仁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

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怒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

嗣將軍之時，關公卽不悅。照應前文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

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

不可僭立。補前文之所未及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此特孟達挑搆之語此事

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如此挑搆阻撓

可恨可惡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

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又是一個糜芳

○玄德與孔融疎矣，與陶謙又疏矣，而能因太史慈之請而救孔融，又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則關

公休矣。達曰：我今卽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

可也。化大慟告求。直欲效申包胥之哭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劉封之殺兆於此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

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張遼說關公是說之以理。諸葛瑾說關公但告之以勢。公為理屈。不為勢屈也。關公正色而言曰。吾本解良一武夫。漢文帝與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公開口一語。正與相類。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言賢金石。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吾侯何執迷如是。又照應前文。做媒之事。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義氣凜然。今之立於公側。誠不愧矣。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自重其兄弟。以及人之兄弟。惟其能忠。所以能恕。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某請卜其休咎。魏有管輅。之下。吳有呂筮。之下。一則知定軍於先時。一則占麥城於臨事。權即令卜之。範揲蓍成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是。

龍遊溝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存推之。微獨雲長爲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尙能感神。今之和尙善搗鬼。看普靜獨自一個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略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尙搗鬼。衆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爲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

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卽謂之翼德。存可耳。

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

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喜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甯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滄七軍直是未嘗滄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

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荊州耳何必害關公而後快若使魯肅尚在決不為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

其出走操圍公於土山不使之走權圍公於麥城偏欲使之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輅只有一卜呂範一事而有再卜卦成範告曰此

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玄屬水仍合玄武臨應之兆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

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

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頂羽坡下之役八千子弟且俱散去何況三百人乎救

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何如甫哭

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遠不能救耳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

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或猶可免未可知也。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卽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

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

降也。此言亦可貫金石。與公並垂不朽矣。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

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於此時不卽自殺者。尚欲圖後舉以報漢中王也。關公橫刀前

進。行至初更以後。是亥時了。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

馬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槍。叫曰。雲長。休去。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

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

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大率爲荊州兵招去耳。走不得四五里。前

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

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趙累之死。在關平口

中殺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

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下在亥時。今却到五更。讀者竊幸其數之不着矣。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

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叫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

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拍案一叫至天明

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惡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

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原來是不肯，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

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笑之不及曹操多矣關公厲聲罵曰：碧

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操

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吳亦叛漢之賊也罵得暢快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

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

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

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將公往事一提起照應二十七回之前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遷都，以避

其鋒。獨不提起華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

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

關公卒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

草料而死。此馬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死得其所矣。馬亦能擇主乎。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

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關公之夢。此又有王甫之夢。正說

間。忽報吳兵在城外。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

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塑平與倉之像。於公側而不及王甫趙雲二人。猶為有

也。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州當陽縣

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

人至此忽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日坐禪參道。清是

然照出淨法師不是。熱鬧和尚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小行者而忍使之化飯使不是夜月白風清。二

更以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既在空何有我本無我何

頭去何有頭來。○若云無頭呼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

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關平周倉在普靜眼中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

寫出妙在不知其人

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此語抵得一聲棒喝關公英魂頓悟。

即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叉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何必忘何必不忘公曰：向蒙相救。

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

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座說法一場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

五關六將等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現前因果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

稽首則無頭而有頭。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

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荊州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

於上座。顧謂諸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

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曹勝於子明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

孤時。便及常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

而擊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又勝於子明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荊州合力拒操正是長策何云短也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味討賊之義是呂蒙不如二人何得反曰勝之於是親酌酒賜呂

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

輩還識我不令人嚇殺○我字喝得響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

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

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

動地之人自有此作威顯聖之事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

死死得暢快孫權亦險些兒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潯陵侯

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

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之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

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

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必然權聞之大驚跌足

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却總被死呂蒙嚇了一跳今見活張昭又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

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盤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中虎視華

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玄德必不與操連和但在東吳須以此度之耳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

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

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是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所使嫁禍於操誠不為過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

既欲

嫁禍於人又欲取利於已人情大抵如是

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

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

夜眠今始貼席孰知

席將不能久貼也

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

又早識破

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

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

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

耳如燭照而龜下

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

刻一香木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

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

乖的又撞着乖的

操大

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

別來無恙

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般前是恭敬此是戲謔

言未訖只見關公開口動鬚髮皆張操驚倒

纔嚇倒孫權又嚇倒

曹操關公竟未嘗死也

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

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

活關公可怕死關公更可怕死關公無異活關公則尤可怕

遂設牲醴祭

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

爲荆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

以上按下曹操以下接敘玄德

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

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

糜夫人死而糜芳叛去孫夫人去而孫權見圖正敘西川一邊却緊照荆州一

邊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

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前敘下此敘相聞相相對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

早夭。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止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

不可。篤於異姓兄弟豈忍忘同族兄弟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法正做婢頗為不正漢中王乃依

允。遂納吳氏為王妃。玄德應允太是從權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帶筆且說

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

之。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應允關公不肯應允正相映射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若能如此荊州不失惜乎有此言未有此事正商

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具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

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補敘忽一日

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甯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

伏几而臥。室中忽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寫得閃忽可畏玄德問曰

汝何人。夤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

躲避。與玉泉山頂孫權座間另是一般光景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

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

然驚覺。乃是一夢。前敘王甫一夢此又敘玄德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

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將信將疑

睛明心目猶寐見之 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讀者至此必疑孔明糊塗矣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

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

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

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

敢言。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 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

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玄德忽見燈下一人孔明忽見殿後一人皆寫得突兀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

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

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有此一語二公一發不肯說實話 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

籍至。接筒甚緊 玄德急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荊州已失，關公兵敗求救。妙在只曉得一半 呈

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接筒更急 玄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

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大半 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

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州之危。有此言不 玄

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闕中

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伏筆足見三人同心 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

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筆。至玄德聽能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爲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可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曷爲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也。吳氏之婦焚之。爲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早有左慈金鼠土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爲此。

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爲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爲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爲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曹操之託文王與王莽之託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爲之，曹操不自爲之，而使其子爲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匱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爲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嘆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命，以爲平生奸僞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僞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僞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卽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爲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尤哉！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假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

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卽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卽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已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雀臺我嘆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嘆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屢弧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己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爲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爲三若謂後之夢爲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并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爲之喟然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

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以不記軍師東和孫權一語故

怨之意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讎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

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

一聲又哭絕於地羊舌見向戌而泣况玄德乎眾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

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

同日月也不反兵之讎非不共戴之讎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之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

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是謀故以厚禮葬關公

令主上歸怨於東吳張昭司馬懿之計總不能逃此公之明鑒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魏舍

而單舉吳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謗計伺隙而乘

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此以吳魏並說眾官又

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早為後文張飛伏筆漢中王親出南

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詩曰倘慎旒哉有來無死今竟死矣弔祭不至招魂何依為之兄者能不悲哉以上按下玄德以下先敘曹操却說曹操在洛陽

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與孫策見于吉彷彿相似操甚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

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自將死與殿何干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當名曰命終殿恨無良工

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思巧操召入令畫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

後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蘇越

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

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工師得大木則王喜即令工人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梨樹

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

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霄。並無曲節。在曹操眼中細看一番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

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臥龍岡有棟梁之才躍龍祠亦有棟梁之材皆是神奇不同操大怒曰：吾平

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

好貨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鏗然有聲。血濺滿身。樹亦有血奈何人無血性操愕然大驚。擲劍上

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

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

神樹。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草木非人。尚能殺賊。人非草木。却多從賊。為之一嘆操大驚。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

劍砍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

可。眾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華歆不識。曾通譚否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

乎。又將十五回事提照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

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

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割開其腹。以藥湯

洗其臟肺。

曹操一肚皮奸猾當用何藥湯洗之

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

或二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

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

曹操腹中毒蛇恐不止一條

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

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可，三年

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陳登在徐州事已隔數

一瘡，癢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

者即愈。

奇絕○操之視君如贅瘤惜獻帝之不能飛也

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可忍。陀

曰：「痛者內有針十個，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更奇○操之能刺人能算人恐亦當生此二物人皆不信。陀以刀

割開，果應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一流也。於百忙中忽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

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

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

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與吉平用藥之意相同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

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應，關公

作兩番寫，又以華陀口中一段閒文敘之妙品

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破開？汝必

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直非但為關公報讎。將為天子討賊。呼左右。拿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

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應照

二十三回中事急令追拷。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

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為報。

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

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有此心便可繼。華陀不必書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

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書

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以酒肉青囊大是便宜。換了此書。便有無數酒肉吃矣。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

獄中。吳押獄買棺殯殮。訖。只算謝師錢。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

書在那裏焚燒。婦人不愛書。非不愛書。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

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

亦是達人之言。吳押獄嗟嘆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闍雞猪等小法。乃燒

剩一兩葉。中所載也。後人有詩嘆曰。

華陀仙術比長桑。神識如窺垣一方。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

上書。操取書拆視之。略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孫權此時之甘為漢賊無疑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

應天順人早正大位令人追思苟或苟攸倘有良心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

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爲周文王矣隱然以篡逆之事留與曹丕司馬懿曰今孫

權既稱臣歸附主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權欲使操攻備操又使權攻備兩家之意只在於此至於一勸進一賜爵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操

從之表封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賫敕赴東吳去訖操

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

馬騰父子爲禍此夢在殺馬騰之前於此補照出來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曹丕未篡早爲司馬氏預兆

詡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曹主上何必疑乎與關平解猪爲龍彷彿相似今之代人詳惡夢者大抵類此操因此不疑

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

南一角。新殿造不成，舊殿又塌了。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

聲不絕。呂蒙是神，附於身曹操是鬼，集於尸然操何以不附，一則可附多則不勝其附，故不附耳。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

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爲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嘆

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於天，一語自寫招然既欲學文，王何不更學孔子之言曰：某之禱久矣。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

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沖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

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曹操是雙目見之，夏侯惇是一眼見之。惇大驚昏倒，左

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

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

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

但言家事而不言國事，是老賊奸猾處。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又將前事一提。今卞氏生四子，

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

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

之。但言立丕自繼更不說到禪代事奸猾之極。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

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不知操者但謂其兒女情深，英劉表之妻妒及於鬼，恐其以鬼悅鬼也。今操之短氣。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

遺命又欲以人悅鬼

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故也

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以此自防亦甚苦矣若使後人將七十二塚盡掘之為之奈何囑畢長嘆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

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

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羣橫架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

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請禱明知非有益分

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

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官員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鄴陵侯曹彰臨淄侯

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喪曹操未見四子而為之一嘆眾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輓赴

鄴郡來曹操不死於鄴郡而死於洛陽與先主不死於成都而死於白帝相似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

里伏道迎輓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

息哀且議大事眾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

王以安眾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

此時天子詔已屬具文而猶欲待之者欺人耳目耳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

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眾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為例。此時

已不欲奉天子詔矣

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眾皆大驚，須臾華歆入，眾問其來

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眾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

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未得父命乃欲奉母命，然操之所以無命者，以天子詔可以取之，如寄羣臣自能為我請之，故不必以己之命令之也。歆

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眾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一班亂賊贊成

曹不篡漢之基原來華歆諂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與破壁取后正是一樣靈忠帝只得聽從，故下詔

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

間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到來，丕大驚。前華歆來眾皆吃一驚，今曹彰來曹丕亦吃一驚。遂問羣

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

階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鄢陵侯，以片言折之。」眾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

也。正是

試看曹氏丕彰事，幾作袁家譚尚爭。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立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

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於文王，不則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而仍諡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丕篡之實，操篡之耳。操欲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爲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荳之死，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煑荳之詠，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荳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聞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隕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爲然哉！凡今之人，有以兄弟而相煑者，觀於其文，亦宜爲之泣然矣。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修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即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面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懦若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驅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聚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尙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

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旣死，彭旣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爲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麋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旣能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旣能斬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難麋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劉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於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於前，也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旣欲殺之，不卽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劉封當徐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并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叢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旣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叢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

達同功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爲彭義平。苟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

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卽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

璽綬安在？一見便問璽綬黃鬚兒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

之所宜問也。兒幾欲學紫鬚兒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

奔喪耶？欲爭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

兵入城？彰卽時叱退左右將士。妙在不教之退而自退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

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不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於是曹丕安

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未篡位先改元奇絕○諺云自肚裏改年號卽此便爲篡位之兆封賈詡爲太尉，華

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曹操自比文王而曹丕偏不諡之曰文偏諡之

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令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

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文字照應之妙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

於地哀求乞命之狀。教他看曹操的墳墓却看了自己的行樂既看了自己的行樂又看了關公的喜神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

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

愧之。

曹丕羞臣下是一幅畫難兄弟是一首詩看畫所以陶情吟詩所以遣興自有詩畫以來未有如于禁曹植之不堪者也

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腦氣

憤成疾不久而死。

死遲

後人有詩嘆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裏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

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

不知君臣之義者定不善處人兄弟之間

丕從之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日

蕭懷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

先逼殺了一個兄弟

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

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

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被讒臣所阻

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

是責曹丕

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

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

是責羣臣

臨淄侯因大怒叱武士將

臣亂棒打出。

曹植之事不在臨淄一邊敘來只在鄢使口中說出筆法甚佳

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

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

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

喪中醉倒難為孝子不雖不兄植亦不子

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令

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戮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一時文士及其

被殺人多惜之

文章不能免禍為之一嘆

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

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

羣臣無一人為曹植請命者而必待其母自出為之一嘆

不見

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

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

吳氏為女之故而罵孫權其詞厲卞氏為植之故而求曹丕其詞哀

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卞氏洒淚而入丕出

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

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為後患

華歆不知有伏后何知有卞氏也

丕曰母命不可違歆

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

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

既能助臣欺主何難助兄謀弟

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拜伏請罪

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

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

若不能則從重加罪決不寬恕

縱使情人代筆罪不至死若以此論死則天下之犯死罪者多矣

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

一水墨畫畫著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

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即以此畫為題

阿哥做考官乃出如此難題目

詩中不許犯著二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

兩肉齊道行 頭上帶凹骨 相遇凸山下 欵起相搪突

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式偏不

作准又植曰。願即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式偏不

要覆試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四句詩賽過一篇求通。親親表聞之安得不淚。其母卞氏從後殿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

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試了好文字猶然降等若文字不佳將不止劣等矣。植拜辭

上馬而去。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獻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

以上按下曹丕以下再敘先主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

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以關公之讎。讎之則私。以臣魏之罪。罪之則公。次討

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

乞誅此二賊。立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恐其不降吳則

降魏可陞此二人為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立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

竹。原來彭蒙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本為欲治二人之罪。却引出一

來人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蒙蒙。

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馬超性直此時

亦能用詐 義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

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大事可圖也。」前被髡於劉璋，今髮長未幾而復生，異心恐不

但斷髮將斷其頭矣 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義，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

言其事。玄德大怒，卽令擒彭義下獄，拷問其情。義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

曰：「彭義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義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

賜彭義死於獄。」與張松事泄而死，彷彿相似 彭義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至

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

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法正之死在孟達口中補出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

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

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

後來降也。」又因孟達一人引出兩人之叛 達猛省悟，卽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

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維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

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

舅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願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數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

一舉兩得殊不

費力。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斫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

與呂蒙使傅士仁招糜芳一般意思

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

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使人賫赴蜀寨招降劉封與傅士仁說劉

封覽畢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

遂扯碎來書斬其使劉封此時却與麴芳大異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

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

孟達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舞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

敗走便是誘敵之計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尙殺來右邊徐

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

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早爲十數回後閉門射孟達作

一樣封大怒欲待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

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颭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與沔水之戰相

似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

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

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今番却推脫不乾淨了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

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此時悔聽孟達之言而不救關公又悔不聽孟達之言而不降魏矣漢中王既

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

兵不動。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敘曹丕且說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

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

事。正爾居喪守制却使衣錦還鄉恐不如高祖之威加海內而歸也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篤丕即還鄴郡時惇已卒。照應前文見鬼

事丕為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

黃龍現於鄴郡。此鳳此麟此龍不當來而來非魏之禎祥乃漢之妖孽耳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

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王朗

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矯陳羣桓楛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

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

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非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

學也漢高學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受

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王莽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丕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

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羿浞之心

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逼堯子奪舜璽而逼舜禪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

之禹哉

有妖孽而爲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之旱啓賢王是也有禎祥而爲妖孽者如魯桓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瑞而瑞卽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卽謂之孽麟鳳黃龍非曹丕受命之禎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墮雌雞之化而已矣

觀曹丕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與人心合也人有心天亦有心人心不予魏豈天心獨予魏哉然不與魏者天心也不予魏而終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違數卽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心則可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爲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與之耳

漢高之反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有怪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壘寵三思而周幾代唐若曹后者誠過之矣曹后之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爲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

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爲三云

玄德之帝成都與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之筆予玄德而不予曹丕者正與僭之異也若論玄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爲逆取而順守若論玄德之卽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瑁之妻而立之爲后似不免於瀆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玄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卽以獻帝臨之曹可奪而劉可予也玄德之卽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篡漢而帝室之胄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玄德繼之是獻帝廢而未廢也宋之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

語語喪心

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

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上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帝臣等議定特來奏請

東吳討一荊州關公且不許華歆却把一皇帝輕輕討去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

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

議便不妥

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即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何不竟指青龍見降雖化雄之災異以爲言乎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

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

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

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

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此等圖讖想亦華歆等捏造耳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

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

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未聞當日皇變契如此苦勸唐堯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

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

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

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事耶曹后深明大義不是女生向外言未已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

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

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比孫夫人之叱吳將更爲激烈不意

曹瞞老賊却有如此一位賢女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

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四岳薦舜未聞有此

恐嚇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月正元日未聞唐堯如此告四岳歆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

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

耶使管甯而在不但割席當割其舌不但分坐當分其尸矣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露出昔日破壁面孔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

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忠臣國之寶也符寶非寶祖弼是寶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

人有詩讚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與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

衆心非安衆也乃安一身耳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資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

宮獻納本是天子所賜乃曰獻納可嘆曹丕大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原非大然今仰瞻天象。

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

耀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厥

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

天下之謗。天下難欺與其詐讓不如從直不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不曰天

讓而曰別求大賢。便是欲天子避位之意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天子若信老實不更與他看他如何再詐

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此是家傳奸詐衣鉢今陛下可再降

詔。魏王自當允從。子效父之詐臣導君以詐真堪羞殺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

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

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繼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八

區。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

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

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授王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既畏此名何如

不做謂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賁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前李肅謙卓曾言築受禪臺矣有前之虛話乃有此之實事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

下與王差人送來不算却要天子親自送來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

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若天子第二次竟做假呆曹丕將如之何華歆奏

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聚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到底不明不白則陛下子子孫孫

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

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

虎賁禁軍三十餘萬衆目昭彰其罪愈著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丕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册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凌

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

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父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

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

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

君其祗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册已畢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

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張角所云黃天當立於此始驗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爲太祖

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方信不是齊東之語。丕降旨封帝爲山

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即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龍頭之惡。一至於此。追原舜跖之分。只在拾金一刻。獻帝含

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旁寫一筆見。獻帝之難堪。丕謂羣臣曰。舜禹之

事朕知之矣。天下有如。此禹舜乎。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嘆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却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急如驟雨。

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此亦是祥瑞。耶。虞舜當日四方風動。恐未必如此風也。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

臺。半晌方醒。烈風雷雨弗迷。不何以不如舜。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

朝賀。封華歆爲司徒。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丕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

妖。曹操之疾。既疑洛陽有鬼。曹丕之疾。又疑許昌多妖。究竟何鬼。何妖。不過因操奸如鬼。故以鬼召鬼。丕惡如妖。妖故以妖召妖耳。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以上按下曹丕以下

接敘。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

已遇害。此傳言之誤。按獻帝廢爲山陽公。者十五年。至曹叡青龍二年始卒。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

上尊諡曰孝愍皇帝。丕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

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放下先主接敘

孔明為即帝位關帝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沖霄而起。帝星

見於畢胃昂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孔明但言人事

譙周兼言天象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

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

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

後宮。曹丕逼勒天子之詔先主不受羣臣之表相去甚遠眾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請漢中王出眾皆

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主上不即帝位。興師討逆。不得為

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為君。為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

矣。不以大德推之而以大義推之善於勸進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

立為帝。與篡竊何異。不言義不當立但言德不堪受漸漸相近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

一計。謂眾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

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病。害着要立皇帝的病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故作可漢中

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先是先主作難此處却是孔明作難妙絕漢中王

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

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以不

已動之乃以羣臣動之

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

既以羣臣動之。又以兩川動之。

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

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

不言己德不堪。但恐人心不服。比前又漸漸相近。

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

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

此言人。事允宜。

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言天命當受。漢中王曰。待

軍師病。可行之未遲。

此句已是十分應承。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

曹丕真病。孔明假病。真病難痊。假病立愈。將屏風

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

只露得一句口風。便被衆人拾

去。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青衣侯尙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

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

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衆

也。先聞其言。後詳其人。不想屏風之外。早有埋伏。

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

埋怨一句。實是應承。孔明曰。主上既允。

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

核實一句。便難推託。

即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

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

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

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

殘忍。戮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為漢神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歷服。魏家之詔欺人。漢家之文告天。詔有三通。却不是真文。止一篇。却不是假。

讀罷祭文。孔明率眾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此讓雖是虛文。然與曹丕之讓不同。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

大漢宗派。宜卽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與曹丕一般。改元先主。却改得堂堂正正。立妃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封次子劉永為魯

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一樣做皇帝。只此一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

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篡漢帝之讎。更大於害關公之讎。乃先關公而

後。獻帝者。特以其事有先後耳。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

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曾聞進直言。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一回
急兄警張飛遇害



第八十三回
藏傷子先主
得仇人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吳
元孫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第八十五回

先主遺詔
諸葛孔明
受命



第八十六回

孔明
受命



第八十七回

孔明
受命



第八十八回

孔明
受命



第一才子書卷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爲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爲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爲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卽爲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

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爲關公而死也爲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讎不可忍殺兩弟之讎又何可忍乎爲一己之私恩而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爲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訾先主

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爲先主之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踰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爲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言李意只寫一字公明惟憑卦象李意自寫圖畫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爲後文伏筆令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亦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圖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圖一幅，爲白帝託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陀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敘一筆不漏，如此敘事，真可直追遷史。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

先君臣之公義而後兄弟之私讎，子龍獨見其大。

先主曰：「孫權

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讎，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爲重，子龍見識有大臣諫臣之風，不當以戰將目之。

先主答曰。朕不爲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爲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閬中。遷張飛爲車騎將。

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閬中牧。使命賚詔而去。却說張飛在閬中。聞知關公

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是真兄弟不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

帳下。但有犯者。卽鞭撻之多。有鞭死者。爲後文鞭范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

痛哭不已。其聲其淚俱從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

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讎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

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

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獨生且不願何吾當面見天子。願爲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爲後文

旗白甲伏筆。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

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興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

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此不諫征吳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

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孔明之諫在孔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當下孔

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

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

不同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以手足論之先主缺其一足矣故抱足而哭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

誓二兄之讎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讎若不能報時臣寧死不見陛下也只說自家要去便自要先主去先

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為下文伏筆○史稱關公善待卒伍驕於上天夫張飛愛君子而不恤軍人故先主以此囑之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

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預為後文伏筆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

出斬之非此一怒則衆官之諫不息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衆官皆為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回時發落孔明聞知

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臣亮等竊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

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

隱着伐魏早為前後出師伏筆

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為水今伐吳之心其急如火水亦不能制火矣遂命丞相諸葛

亮保太子守兩川。時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往則後來之敗勢所必然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

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因趙雲曾諫故不用為先鋒黃權程畿為參謀。

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尉。

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

月丙寅日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挂

孝伐吳。關公之死為江上有白衣翼德之死為軍中需白甲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

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讎。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義氣凜凜是眞兄弟不是假兄

弟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前之鞭督郵是怒繼之鞭曹豹是醉今之鞭范疆張是痛以痛而鞭鞭必倍痛矣鞭

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即殺汝二人示衆。打得二人滿口出血。

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到明日如何辦得。」其人性格暴如火。倘來日

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譬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與糜芳傅士仁一段商議前後相對疆曰：「怎奈不

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呂布以戒酒而為部將所害張飛以

飲酒而為部將所害二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中神思皆亂。動止恍惚。與關公夢豬咬足前後相對

則以夢為醒時之兆一

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

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本欲以酒節哀誰知以酒致死不覺大醉臥於

帳中凡人飲酒易醉悶飲更是易醉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初更時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

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

敢動手寫得張飛聲勢曹操見關公於匣中雖死不死范張見翼德於帳中雖睡不睡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

大叫一聲而亡讀者至此亦為之拍案大叫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嘆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劉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郃定中州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遺闔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

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為牙門將使佐張

飛守閬中吳班事補前文所未及○胡班故本作吳班今從之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

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

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怏怏不樂顧謂眾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

上東行也孔明勸取西川昭烈不從法正勸之而即聽然則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

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關公之死先主感夢翼德之死先主見星前後相對先主驚疑連夜令人

來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

侍臣奏曰：閻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賫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矣。

結義之始先遇翼德

次遇關公臨終之時先喪關公次喪翼德參差不同

及至覽表，果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眾官救醒。

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

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

張飛挂孝是一重孝張苞挂孝是兩重孝

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

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方欲為二弟報讎，何可先自

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引本部軍作先鋒，為卿父報讎。

否？苞曰：為國為父，萬死不辭。

不但為父又為伯父

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蜂擁而至。

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

關興也。

此是制中期服與張苞亦是兩重孝

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眾官苦勸先主曰：朕

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朕為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

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

張飛會見先主為天子，關公尚不會見先主為天子，一則乍見而死，一則未見而死，俱為可痛。

言訖又哭。眾官曰：二

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

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

先主從來善哭，何況此時哭上加哭，宜其哭個不住。

多官商議曰：今天

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

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

百忙中忽敘出一個仙人與魏之左慈吳之于吉遙相映射。

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

他吉凶勝如我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即遣陳震賚詔往青城山宣召。震

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清雲隱隱。瑞氣非凡。與臥龍崗彷彿相似忽

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童子彷彿相似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

童子曰：吾師昨夜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

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

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與隆中三請彷彿相似既至御營。入

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李意形狀在先主眼中寫出○寫李

意三百歲人另是一樣光景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

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

統大軍報讎。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何不於關公未死之前問之李意曰：此

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

便一一扯碎。此應後文連營四十營被燒毀也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

大白字。此應後文白帝託孤之兆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為信。即以火

焚之。為後文火焚之兆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

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視之。乃

關興也。二人爭印與許褚徐晃爭袍遙相映射。

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

學習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欲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

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旗上畫紅心是權時從吉。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寫張衆

皆稱善。傍寫衆人。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

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弦而落。寫關興○雁行可比兄弟不獨失却第三先失却第二矣。

武官僚齊聲喝采。又寫衆人。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

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

使刀。曹操銅雀臺前是一紅一綠相爭，此處却是兩白相爭，又自不同。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

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欲寫二小將英雄故借爭印稍加點染，今既顯過，本事便當如此收科。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

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

讎，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計利兒弟相爭者當愧死矣。二人

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命興拜苞為兄，

二人就帳前折箭為誓，永相救護。桃園之後又是此番小結義。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

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敘東吳。却說范疆、張達將

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

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南人無用為之一笑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効願舍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諸葛瑾所見到底與魯肅相似權大喜卽遣諸葛瑾爲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

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甯爲雞口無爲牛後韓侯之所以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嘆矣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人所不敢不與與已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恥爲篡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爲強爲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爲弱吾甚爲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砍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荊州而開隙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爲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

而遏曹操百萬之師其既也與劉爲讎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不孺子之命君子於此嘆與國之不可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爲不可離云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爲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爲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爲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軍覆龐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有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爲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選哉

爲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酈生勸立六國後以爲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真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人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不曾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爲難也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爲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卽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於兄弟之

相信決之耳。

還我汝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荊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毋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毋乃太甚乎。然此讎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為劉玄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玄德之為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白帝城三字先於此處一逗前隊軍馬已

至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

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他看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

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魯肅之禮先主問曰。

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荊州之事。先將孔明說起

要他看軍師之面納其所言前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此二句隱然責備關公反推在關公身上後關公

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荊州。又推在曹操身上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

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又推在呂蒙身上

上今呂蒙已死。冤讎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關公死矣。曹操死矣。呂蒙死矣。俱在三個死人身上。却請出一個活夫人來。又要他看夫人之面納其所言。

今吳侯令臣爲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并將荊州仍舊交還

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動之又說還荊州還降將以陪

借與玄德者也今亦曰還則荊州亦本是漢地不曾借矣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

歸重伐魏前是動之以情此則動之以義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

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剿除

却爲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

先論義之大小中原乃海內之地兩

都皆大漢創業之基陛下不取而但爭荊州是棄重而取輕也

次論利之重輕天下皆知陛下

下卽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竊爲陛下不取

前還在兩家情分上說此又單就先主身上說

前所言是私後所言是公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讎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

早爲後文識兆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頸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

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請使爲辭

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

有此一段議論愈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

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

補四十四回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

中所未及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

真正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

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階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

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

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先主不肯與吳共伐，曹丕其勢必至於此。權曰：此計雖善，但卿此去

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

大喜，即寫表稱臣。恐孫權此時亦難見江南人物。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

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

兵故也。有急來求，早已猜着。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

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誇其君。丕笑曰：卿褒獎毋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

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帶言魯肅呂蒙自誇其君，又自誇其臣。獲于禁而

不害，是其仁也。是以己之長形彼之短，為人所獲，難乎為臣，臣為人獲，難乎為君。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

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權謀之謂也，即將眼前事解略字甚妙。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

智雄略之主乎？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主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

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尋章摘句，即霸王亦不為也。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

策。不失東吳氣象。丕曰：東吳如大

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前表魯肅呂蒙是借君誇臣此

却單就臣說

不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即降詔，命太常卿邢貞齋

册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加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

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吳蜀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

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

之。劉曄勸滅吳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圖蜀可見二國之不宜相惡也

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

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

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

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

此則書生之見耳。魏即不封吳，吳豈不能自王哉。魏之帝可僭吳之王，何不可僭。

丕曰：不然。朕不助吳。

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

劉曄是踏沉船曹不是看冷鋪朕

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册錫，巡至東吳，却說孫權聚集

百官，商議禦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

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蓋權自稱則雖伯猶榮受封則雖王亦辱耳

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

封，蓋因時也。何故却之。

亦解嘲語

遂率百官出城迎接。

孫權出魏

刑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

不下車。張昭大怒，厲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

之刃耶。與秦宓之叱簡雍彷彿相
似○子布此時頗有胆氣刑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趙咨足以服魏君
張昭足以服魏臣並車入城忽

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為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

亦辱乎衆視之乃徐盛也。趙咨之後有張昭不謂
張昭之後又有徐盛刑貞聞之嘆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

在人下者也却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

遣人賚進謝恩。孫權
醜極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

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甯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

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王不肯接應。王位九錫豈足以
彈壓蜀兵乎一笑乃問文武曰蜀兵勢

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嘆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亡

無人與孤分憂也。此是激
將之語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

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

姓俞氏。與劉封本姓
寇正復相似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

馬熟嫻常從吳王征討屢立奇功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百忙中補敘
孫桓來歷權曰汝

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

萬之衆往擒劉備。不過恃二勇夫
使不是良策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

將軍朱然出口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爲左

都督朱然爲右都督

與前道周瑜程普爲左右遙相對照

卽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

引二萬五千馬軍。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

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

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

少年有可輕有不輕。此處以少年

輕孫桓則可。後文以少年輕陸遜則不可。

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爲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

少年敵

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卽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

去討賊。臣願同行。

以兩少年敵一少年

先主曰。二姪同去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

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孫

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

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

再就吳將眼中寫出二小將聲勢

苞大罵曰。孫桓

豎子。死在臨時。尙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

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槍直取孫桓。

此處獨寫張苞出頭未寫關興

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

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接戰。張苞

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

寫張苞連戰二將又未寫關興

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雄。李異不能勝。

却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

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故作驚人之筆忽一道紅光閃

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助及閱下文方知是人不是鬼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

倒，李異趕來，興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此處關興突然而出却先見斬將後見其人筆法甚奇救了張苞，乘勢掩

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

前，單搦孫桓交鋒。此寫關興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

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

旌被苞一矛刺死。此寫張苞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兵，只不見了關興。忽然突出又忽然不見寫得關

與奇妙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槍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

提刀，右手活挾一將。此又寫關興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我在亂軍中正遇讎人，故

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

做了豪傑的馬即死也不枉死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

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

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現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

朱然一軍不見斷殺在吳班口中補敘出來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

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

然取勝

南亦能軍

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

來救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

前寫過與苞此又寫與班三將

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却說朱

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

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

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

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

假報了朱然真報偏不許報孫桓

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

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

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

是朱然替死鬼

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

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

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

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

關興殺一人擒一人

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二人功勳正是相對

關興擒譚雄用虛寫張苞擒崔禹用實寫又自不同甚妙

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

了

此寫吳兵水路

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

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

此寫吳兵陸路

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

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主大喜就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

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卽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尙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爲正將。周泰爲副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甯爲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卽命諸將速行。此時甘甯已患痢疾。帶病從征。爲後文死于江邊伏線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興苞屢立大功。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重少輕老則失之黃忠重老輕少則失之陸遜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先主之信漢升與孫

權之信子瑜前後恰好相對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老臣素矢忠君志。年少能成報國功。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三回 戰虢亭先主得驍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旣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爲演義裝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卽公之不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爲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爲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

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長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麋芳傳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浦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麋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實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甯惟是。卽孫權之縛送范疆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實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

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麋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尚在而寬孫權。豈肯以麋夫人之既死而赦麋芳乎。又觀先主之殺麋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難而亡之麋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大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惟書生而有大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卻穀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生書也。岳飛雅歌投壺。孟琪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

人以書生相詬詈。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爲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爲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爲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之烈。張良非進圯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能負重而能忍辱者。子胥惟懷破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惟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爲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爲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賈誼。而用之也。闕澤之薦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是爲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充國。耆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

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荊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闕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闕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入。一當猯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正月敘起時序分明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

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此老偏強猶昔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

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

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為老唯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

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黃忠不服老陸遜不服少正與後文相對正言間忽報吳兵前

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

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

意在得仇人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槍出馬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

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孫權賜刀照應為後關興得刀伏筆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

奮力戀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第一日黃忠不老路逢關興張苞

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功了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

戰黃忠奮然上馬興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譬之善弈棋者有人從旁幫之雖贏

不喜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

走吾今為關公報讎第二日黃忠又不老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左邊周泰

右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

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中箭後偏不能落馬亦是他不老處吳兵見忠中箭

一齊來攻讀者至此為黃忠着急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

張苞也來得突兀寫得聲勢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

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是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

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不以東吳為重而以中原為重

與趙雲一樣見識一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後人有詩嘆曰

老將說黃忠 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雙挽鐵胎弓

膽氣驚河北 威名鎮蜀中 臨亡頭似雪 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

朕尚不能復讎深可痛哉又因黃忠并念關張畢竟黃忠是客關張是主乃引御林軍直至獠亭大會諸將分軍

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

中旬也自正月序至二月時序分明正為下文夏月燒營伏筆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孫權屢次自臨陣前獨至此時

不敢出面可謂怯矣兩陣對面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

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自為帝之後須此一番縉染與受魏九錫者不同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

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

天地之間當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恂。恂挺槍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此處雙寫二將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人慌退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先主處處著兄弟。又與關公虎女犬子語遙遙相應。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得那

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甯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

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槍。搥牌刀斧。爲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

得面如噴血。碧眼突出。使兩箇鐵蒺藜骨朶。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早爲南蠻孟獲伏筆。

甘甯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甯帶箭而走。甘甯病中。甯病不病。兩人雖死不死矣。

到得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興霸廟。往來客商祭祀。有神鴉送客一程。後人有詩嘆曰：

吳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酬君重知己。報友化仇讎。

劫寨將輕騎。驅兵飲巨甌。神鴉能顯聖。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獠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興。第二次又不見。關興寫得他出。

沒不測

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讎人潘璋。驟馬追之。

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蹤

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與二月中旬。相應用筆開警。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

老者出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興見堂內點著

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當年便已如此。何況今日乎。興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興曰。

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

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爲神乎。近來造生祠者。則祠之沒。則已焉。與關公大不同矣。老夫只望蜀兵早

早報讎。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已後。忽門外有

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狹路相逢。天道之巧。往往如此。可不畏哉。恰入草堂。關興

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

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潘璋門外所見。與老人堂中所供。有兩關公乎。曰。是一不是。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

聲。神魂驚散。欲待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

祭祀。非關興殺之。而關公殺之也。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大刀亦有刀環矣。却將潘璋首級。擲於馬項之

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之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屍拖出燒化。甚細

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喊馬嘶。一彪軍到來。爲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

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喊馬嘶。一彪軍到來。爲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

也。恰好又遇着驪人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奪了。勃

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驪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

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勢危。讀者至此又必謂關公此時顯聖殺馬忠矣

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

一同趕來。趕不數里。前面麋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場。苞與

二人兵少。慌忙撤退。此時馬忠即死。麋芳傅士仁一併就擒。豈不甚快然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獠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

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

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麋芳於江渚屯筓。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

不止。既寫老人又寫衆軍。想見關公舊德不泯麋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

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麋芳傅士仁也。我

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

就下手。聽得歷歷分明。聲聲仔細。與蔣幹聽周瑜先主聽徐庶更自不同麋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

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此時不消關公顯聖。却假手于

麋芳乃見天道之巧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

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

加害。有此數語。愈見下文。先主之篤于兄弟也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

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獠亭而來。麀傅之殺馬忠與范張之刺張飛相類而相反。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

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

被呂蒙詭計，稱是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

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糜芳之重投先主與劉封之不降曹操又相類而相反。先主大怒曰：「朕自

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若饒你，至

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更不思九泉之下有糜夫人。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

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一個死三牲。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

親自用刀剛之以祭關公。兩個活三牲。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

臣父冤讎，何日可報？」接筭甚緊。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

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范疆張達在吳而先主伐吳不獨為關公報讎亦為翼德報讎耳。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

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

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

者，乃呂蒙、潘璋、馬忠、麋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

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級，遣使送還？」步騭為此語却是翼德有靈。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

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諸葛瑾已曾與先主言之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

飛首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

馬忠是送死的范疆張達是送活的一是私送一是公送

令程秉爲使賈國書望

獠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

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卽令張苞設飛

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

與曹操在木匣中見關公正是相對

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

將范疆張達萬副凌遲祭父之靈。

亦是一付活三牲

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

曰讎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

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

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魏。

不肯得風便轉却是不識時務

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

抱頭鼠竄回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

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闕澤出班奏曰現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

只因先主不見機就引出這個

人來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

子明今子明雖喪現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

儒生誠不可小覷

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

以今論之當在周郎之上

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

補照七十回中事

主上若能

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

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

張昭不知諸葛瑾安能知陸遜

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

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昭以書生輕之。雍亦以年幼輕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

以大事，非其宜也。雍嫌其望輕。臨又嫌其才短。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

臣願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以全家保如此。薦人薦得着力。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

卿等勿言。前不聽魯肅而用龐統。今獨聽闕澤而用陸遜。可知昔非今是。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

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

領鎮西將軍。百忙中補敘。陸遜生平。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

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

邀求築壇賜劍之意。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

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周郎相似。遜

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意在壓服眾人。要眾人面前受之。闕澤

曰：古之命將，必築臺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

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無不服矣。如蕭何薦韓信故事。權從之。命人

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闕以內孤主

之闕以外將軍制之。比周郎為都督時倍覺冠冕。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出師，一面

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虢亭。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乃孫堅舊將。周郎尚是後輩。况陸遜乎。以今世俗論之。當寫眷晚生名帖矣。安得不驚。比及遜至。衆皆不服。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今衆人之輕陸遜。彷彿似之。遜

升帳議事。衆人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

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

姪。現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

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又在陸遜口中帶表孫桓。不必救之。待我破蜀後

彼自出矣。早已算定。衆皆暗笑而退。韓當爲周泰曰。命此孺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

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今不服陸遜却是韓周二。次日。陸

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將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

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

不遵吾令。何也。此時陸遜將將亦大難事。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

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爲大都

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

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韓當以言觸陸遜與黃蓋以言觸周郎一假一真前後相映。於

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

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

負重故也。忍辱負重四字從來成大事人無不由此汝等各宜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

此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閉戶者也。衆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猱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

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此處火光二字與後文火光相映射。忽細作報說。

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

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

詭計。又在馬良口中照應七十五回中事。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

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馬良與關澤之見相同。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

黃口孺子耶。先主與張昭周泰等之見相似。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

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

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著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

劉備。吾欲擊之。寫韓當之猛視彼驅之戰而不戰者又獲天淵矣。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

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

馳騁於平原曠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

間。吾當以奇計勝之。為後文伏筆。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

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的是忍辱負重之入

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謀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頗陛下察之。馬良之智亦不輸于陸遜。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

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誰知避赤火又遇赤

火耶日之熱易耐火之熱難當取水深為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

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

動，倘吳軍驟至，如之奈何？」不言移營之不可，而但言移營之難，猶是第二著。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

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却

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若不遇陸遜則此計未嘗不妙。文武皆賀

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

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

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

各營畫成四址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只怕來不及了。馬良

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

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自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處密，依溪傍澗，就水

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

蜀主有謀能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闕澤甘甯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之顧雍步騭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獨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玄德之營先自連屬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人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立德。亦只此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略相同。真不愧難兄難弟。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猇亭之兵。憤兵也。驕必敗。憤亦必敗。况以陸遜爲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符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謝安能使之爲兵。魚腹浦之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於謝安矣。况在入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箇人情。其神機妙算。至於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真非他書所有。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無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

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烟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烟火處走去。以前之烟火為真。而誤以後之烟火為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隄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為實。而誤以後之殺氣為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著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人。種種變化。真天地有數文字。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韓當周泰喜而欲出陸遜喜而不出另有喜處遂引

兵自來觀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吳班軍在陸遜眼中看出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

勝。甘受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望山中殺氣與後文望水邊殺氣

氣正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棋高一着先被猜破衆將

聽了。皆以為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誘曹仁前後相似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

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

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此處

尚不說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

明緣故

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貫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此時方信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此句已驗今伏兵已

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此句未驗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果然信其前語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

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

在今日。至此方纔說明諸將方纔嘆服，後人有詩讚曰：

虎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覽

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其懦弱，孤獨不信。諸將上書又在孫權口中補出

省筆之甚今觀其言，固非懦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

流而下，沿江屯筍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黃權不諫，深入亦

但諫深入亦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

進，有何礙乎？衆官苦諫，先主從之，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黃爲

權投魏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百

中却放下吳蜀兩邊忽敘北言蜀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

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者清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

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曹不可謂知兵。乃郎亦不輸於老子。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

勝。必盡舉東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前劉曄勸取東吳。曹不乘其危而取之。今反欲乘其勝而取之。詭譎之甚。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

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又放下北魏一。邊伏敘吳蜀事。入見

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主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

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不好說得先主。却把別人來罵。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妙在尙不說明。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

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一向慣用火攻。此正是以已度人之法。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

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奇絕令人測摸不出。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

曰恐魏兵襲其後也。料事如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

兵在魚腹浦矣。奇絕令人一發測摸不出○于禁入魚腹之內陸遜亦幾葬魚腹之中關公得一魚孔明又幾得一鹿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

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於此時知之早于入

川之時知之真是神妙不測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

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

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

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妙在不勝要先要敗故不用此數人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

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

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

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預知其敗而使之真是人所不識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於

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衆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

軍殺出挺槍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

爲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爲首番將

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

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

試敵人之虛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是託言不過欲驕敵之心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奇絕徐盛丁奉曰蜀兵

勢大難以破之。恐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

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

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裏東南風不消借得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

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旱路只差二將與水軍，朱然正是三路却與周郎赤壁十二隊相意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礮

各帶火種，各執槍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

間一屯燒一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却用間燒，又是一樣燒法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

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

中軍旗旛無風自倒。與曹操江中折旗相似乃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

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驕敵極矣安得不敗畿曰：倘是陸遜驕敵，奈何？畿亦長於料事正言間，人

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妙在隱隱躍躍不知何兵何將先主曰：此是疑

兵，令衆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黃昏關興回奏曰：江北營

中火起。先是一路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

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初更東南風驟起。此句寫風只見御營左屯火起，又是一路火起方

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與前共是三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此句寫林木喊聲大震，兩屯軍馬

齊出奔至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

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與前共是四路起火江南江北照耀如

同白日總寫火光一句此時已不止四路矣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

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

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主一急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

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處為先主一寬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

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魚腹間開相對張

苞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為先主一急張

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又總寫火光一句四十營都在其中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方

岸上文帶寫江中一句妙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是第二日之火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

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主一寬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

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關興口中一逗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

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此是第二個黃昏已燒過一夜一日矣關興在前張苞在中傅彤斷後保著先主

殺下山來吳軍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

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前是吳兵放火此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有之矣未聞有以火救火者也真大奇之事正奔走間喊聲

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陸遜第一路先遣朱然今却於未後出現先主叫曰朕死

於此矣。又為先主一急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

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故作吃嚇之筆以跌出下文子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

已微明。術是第三日天明已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

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又為先主一寬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

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

奮勇衝殺而來。前主初出兵時便令子龍為後應却於此處照出陸遜聞是趙雲急令退軍雲正殺之間忽遇朱

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槍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前以

在火光中幾為赤帝今始是白帝矣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

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為救吳班張本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

人有詩讚陸遜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立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甯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

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罵吳為狗此時

却是乘狗攢槍矣挺槍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

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傅彤勝黃權多矣後人有詩讚傅彤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

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即在程畿口中

補敘生平省筆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文臣亦有武將之風。惟書生能忍辱。亦惟書生不肯受辱。後人有詩讚

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劍答君王。臨危不改平生志。傳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

彝陵之圍自解前已在陸遜算中

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

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戰死。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

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番將能為漢死節。亦為漢之忠臣。蜀將杜路劉甯。盡皆

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獠亭

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當夫人怒叱吳兵之時。其壯也。及觀其攜阿斗而

歸疑其志不如前。今觀其哭先主而死。則其力不減於昔矣。

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尚論者作詩嘆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

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一實一虛前後不同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

伏。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却是見鬼即差

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讀者至此又疑是關公顯聖

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遜見日將西沉。殺氣愈加。絕奇

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只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只此便是人馬遜

大疑。令著土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

殺氣沖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

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以火為兵。不若孔明以石為兵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

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

術耳。有何益焉。且看仔細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

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奉答一夜東南風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

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聽。比七百里頭營更是聲勢遜大驚

曰。吾中諸葛亮之計也。却不道是惑人之術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

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絕奇遜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

並無所礙。遠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先主三顧草廬時會遇黃承彥一向不知下落至此忽然照應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

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應孔明所言十萬兵之語

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

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當面嘲笑老夫平生好善，不

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自生門引出也。孔明知陸遜不該死的却留個人情與丈人做遜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

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關公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此則是黃承彥在魚腹浦義釋陸遜矣後杜

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嘆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

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

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後曹丕不在陸遜算中陸遜又在孔明算中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

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

知何意。照應前文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其事在陸遜口中補出省筆之法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託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識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託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爲煞尾在後幅則又爲引頭耳

觀先主託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爲重終以伐魏爲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爲讐者魏耳與我爲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者也不能爲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爲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爲真話乎爲假話乎曰以爲真則是真以爲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爲曹丕之所爲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

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荊州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日而語矣。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著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著。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著。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裝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惟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敘曹丕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敘曹丕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略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

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補照前文

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敗。又照應八十一回中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

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駐紮，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

何等皆歿於王事。先主感傷不已。又總點前文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

黃權下落却在先主一邊聽得妙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

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

之。先主之待黃權勝于曹不之待于禁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耶

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

無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先主之意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

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不受爵還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

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

臣之家小也。權若能死尤為相信之深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嘆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

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現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

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不說主上而說臣下亦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

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賈詡可謂知已知彼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

勝之理。曹不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之不勝亦只見得別人不會見得自己尙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

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准備。劉曄之見不在賈詡之下丕曰卿前勸朕

伐吳今又諫阻何也。照應前文曄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故可擊

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實有兩樣解說不似今人之首鼠兩端反覆不定也丕曰朕意已決卿

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探馬報說東吳已有准備令呂範

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吳東

三路兵却借探馬口中敘來省筆之法劉曄曰既有准備去恐無益丕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

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

遂盡撥軍把守羨溪去了。為後文戰敗曹仁張本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

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

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此論主客之異今曹仁

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逸之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此論形勢之異以逸待

勞以主待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頂上文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預為曹丕自來伏筆

於是傳令教眾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把守之狀。桓亦能軍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

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豎

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然有人寫得突兀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

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一勝曹

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回見魏

主細奏大敗之事不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

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交鋒用虛寫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

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交鋒亦用虛寫妙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

果有此敗。與先主不聽孔明大同小異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

自此不和。吳魏不和此大關目處以上按上吳魏以下再敘西蜀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

三年夏四月。經年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

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將寫夢先寫臥將寫見鬼先寫厭見人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

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甯教汝等且退何故

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

來尙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勅命

爲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稱君臣忽稱兄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

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是夢寫來如畫卽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始知時寫來如畫先主嘆曰朕不久於人世

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尙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

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先主任白帝而劉禪

在城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不在郡那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

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自起兵伐吳以來至此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

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

得不以大事相託。以三顧始以託孤終三顧之禮爲自己下定錢託孤之情又爲兒子下定錢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

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

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論馬謖人才極似閒話不知後來却是緊要的話孔明曰此

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早爲九十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

六回伏線粗知大略。與孫權學問相似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

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起曹操吳只說曹賊則伐吳之舉亦悔之矣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

子禪令勿以爲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

將息龍體。臣等願效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鄭重其語不即說出又作一頓孔明曰。有何聖諭。

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獨以曹丕比較是若嗣子可輔。則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宛似劉表讓荊州之說。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孔明聽畢。

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

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分付二子。連三子俱分付在內。言

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

主謂眾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

方及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

交早晚。看覷吾子。勿負朕言。一番保阿斗。一番奪阿斗。與別體不同。故又特囑之。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

主又謂眾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衆官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

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

四寶嘆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為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

有是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必也玄堂太室所謂振鷺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爲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爲代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託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可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吾亡之後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昭者

光也。烈者武也。隱然以光武比之。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尊為皇

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以上按西蜀以下再敘魏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

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克。却想伐蜀是

着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

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與劉曄諫伐吳一般見識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出曰。不乘此時

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懿也。司馬懿憤與蜀做對頭。却于此處早伏一筆。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

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

後可圖。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不之意。五路出司馬之謀。前後相對。丕問何五路。懿曰。可脩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

卑國。見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

也。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馬亦欲用軻比能。正與前文照應。再脩書遣使齎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

十萬攻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早為後文七擒七縱張本妙。再遣使入

吳脩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

南路而後及東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也。又，可遣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此路用蜀中降將，雖是主兵，亦屬客兵，以蜀攻蜀耳。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將，自家之兵。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

安能當此乎？丕大喜，隨卽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淝等處據

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百忙中又補敘別將筆法，周密。却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卽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開闢總敘一句。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

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卽納之。若論桃園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為婚，原不礙也。非若吳、孟、子、魯、孤、姬之類。建興元年秋

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却以此為第一路。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路，蜀却以此為第二

路。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魏以此為第二路，蜀却以此為第四路。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

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一路，蜀却以此為第五路。魏一邊實寫一邊虛寫，此處獨兩邊皆詳敘一番，又換一番筆法。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寫，就詳敘中又一虛一實。丞相不知為何不出視事。絕奇

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聽罷大驚。不但後主驚讀者至此亦驚即差近侍齋旨宣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近侍宣召使命去了。

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轉慌。不但後主慌讀者至此亦慌次日命黃

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大臣往告董杜二人到丞相

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猜測不出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

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不說真病竟說他推病只在不肯放入上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

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第三

日多官往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

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啓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

如此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

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有見識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

問之未遲。請入太廟召之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第四日御駕親臨

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

有丞相鈞旨教擋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與先主親造草廬相似獨進第三重門

過了第三日又過三重門與先主三顧草廬相似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與草廬中高臥相似後主在後立久乃徐

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與先主階前立候相似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

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魚觀

者觀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

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奇絕妙絕真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之計。但須一

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注後主聽罷。又驚

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

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人。

先言自己託病不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

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神威天將軍名色甚奇。覺宇宙大將軍之稱臣

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

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子龍漢升等戰功。馬超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

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

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魏延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孟達與李嚴曾結

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託孤時事却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

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李嚴方知託

也。無謂。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把守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

此處又用子龍却不用戰。而用守。又是一樣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

又總用與苞二將布置周密。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曾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衆人不知之故。只有東吳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

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為第五路。似以此一路為輕。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

孔明意中又以孫權一路為第一路。却又以此一路為重。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連日受恐。此數杯酒只算壓驚。

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蘆裏賣甚麼藥。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現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

孔明先用孔明問鄧芝以試之妙甚。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

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不可不與飲酒。然惟如此人者不可不與飲酒。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

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其合著東和孫權一語未

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

欲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

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說出。來然後教他去。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重任。孔明曰。吾來日奏

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

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蜀使還將玉帛通。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

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孫權

一路爲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爲急。蓋其於四路不

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

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

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

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

孔明之遣鄧芝爲伐魏地也。然爲伐魏地亦正爲吞吳地也。先主嘗讎吳矣。先

孔明之遣鄧芝爲伐魏地也。然爲伐魏地亦正爲吞吳地也。先主嘗讎吳矣。先

主讎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爲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彰彰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託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既爲天對以答問又復爲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程普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

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爲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爲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爲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爲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捏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盛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於江淮之間其鬪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爲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憊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爲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

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啓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爲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曰黃武皆應黃

天當立之識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

兵應之蜀安肯求救於魏如此說說騙孫權不信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士各

分一半前既救蜀今又取蜀便是自相矛盾之語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

見可問之權卽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定中原急不可圖今若不從必爲讎矣

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

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此爲上

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已在孔明算中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

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

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

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

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四路兵退却在孫權一邊聽得不向西孫權知道了此信，乃謂文武曰：

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伯結怨于蜀一說絕妙關笈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

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

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

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

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之，且看其人如何對答。如此恐嚇亦是下着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

侍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

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前。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以前能有喜色

故此時能無懼色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鄧芝真

動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妙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

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對硬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

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不但說自己不懼反說東吳懼他妙甚權

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

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

來不說為蜀反說為吳妙甚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又用激法權聞言惶愧

即叱退武士命鄧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

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妙在先問他主意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此句待他自說妙甚但恐蜀主年

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權欺後主之幼

芝乃請出孔明來對說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上二語說吳蜀人才此二語說吳蜀形勢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

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此言與蜀和之利今大王若委質稱臣於魏魏必

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來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一句硬話

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此言與魏和之害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就死於

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答還說客一句妙甚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却是權放刁妙不可言

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

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及使孫權求他妙不可言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

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反是他作難起來妙不可言權曰孤意已決先生

勿疑。恐孫權不決故探他此一句出來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

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

意。孫權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為

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又激他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

彼哉。孫權不注意後主而注意孔明使者之意亦不在後主而在孔明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

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

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鍋武士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

甯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便為七擒孟獲張本然後圖魏。便為六出祁山張本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仍照

願先主伐吳之意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

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

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一句話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

曰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宴駕當今主上深慕

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鄧芝見吳王不曾提起先主伐吳事却於孔明對吳使補出張溫

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此日任其傲慢不與計論自是相體次日後主將金帛

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慇懃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

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此人定是孔明約來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

「姓秦名宓，字子勅。現為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笑

秦宓則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

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

所不覽。」此等大話，我今亦聞之矣。但未見真有如秦宓者耳。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問得宓

曰：「有頭。」答亦溫曰：「頭在何方？」談諸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也。便將西蜀高樓溫又問：「天有耳乎？」談諸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無

耳，何能聽？敏妙之極溫又問：「天有足乎？」談諸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敏妙之極

溫又問：「天有姓乎？」談諸宓曰：「豈得無姓？」妙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妙溫曰：「何以知之？」

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則天子為天之子，以子之姓，其父也。然則天子屢易姓，則天之姓亦屢易矣。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日者君象是言

君在東與也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又將西蜀抹倒東吳此時秦宓語言清朗，問答如流，滿座皆

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

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

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

之問天是談諧秦宓却認真問起來教他如何對答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有何物？此一句又問天之外一發難對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

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暗約秦必來難倒了他却又自己收科孔明真是妙人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溫

二人拜謝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

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

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

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國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秦必論天鄧芝又論大民無

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爲君者各修其德爲臣者各盡其忠則

戰爭方息耳鄧芝到底不弱勝張溫多矣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

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又是大關目處却說魏國細作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

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

文武商議起兵伐吳頭醋不酸只怕二醋不辣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

奏曰中原之地土闊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

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前賈詡劉曄之諫伐吳不同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

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卽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

江之險非船不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淮取壽春至廣

江之險非船不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淮取壽春至廣

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爲上策。與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蓋曹操既得荊州故赤壁之兵欲從荊州渡江今荊州已屬孫權故淮上之軍欲從廣陵渡江地勢既殊局面亦異

不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好時向鎮江看大龍舟也收拾

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爲前部張遼張郃文

聘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楮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曄蔣濟爲參謀。劉曄

此時何以不諫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便爲司馬氏專權之兆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

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

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爲利害。孫權大驚。卽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

主上旣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爲下文趙雲取陽平關伏線一

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重任。雍曰。陸伯言鎮守

荊州。不可輕動。不之不取荊州想亦爲陸遜在彼之故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孫權慣用激將法言未

盡。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

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

徐盛也。守南徐恰好用着姓徐的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爲安東將

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卽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

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

其地曰徐其將曰徐其用兵亦不疾而徐

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

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

丕兵至恐無及矣。

與韓當周泰不服陸遜彷彿相似

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

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

陸遜以年少人不服他孫韶亦以少年不肯服人

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

將爲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

與陸遜候先主移營彷彿相似

韶曰吾

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

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在此不聽

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

如韓信之欲斬樊噲

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

起皂旗韶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

樊噲是相國來救孫韶却是君王自救

武士恰待行刑孫

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裏與

曹丕厮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

孫韶有終軍宗愨之風

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

帳奏曰大王命臣爲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

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寬恕韶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

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

徐盛有穰苴孫武之風

權曰韶犯法本應

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兪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

之負兒義矣。孫權篤於兄弟與曹丕不同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

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可謂強項將軍徐盛變

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善於調停言訖自回是

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

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徐盛亦得體若棄韶而不救便不成大將矣却說魏王駕龍舟

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

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與朱桓之在濡須彷彿相似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

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鑾簇擁

光耀射目。此等龍舟只好去泊羅江弔屈原耳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

渡江否曄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

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畢竟劉曄把細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

於江中當夜月黑。將寫霧先寫月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

點兒火光。連寫燈火火光正為後又火攻點染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

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既寫月黑又寫霧漫與曹操舞榭之月孔明借箭之霧前後開闢相映須

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槍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無

數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

絕一夜成就如海市蜃樓之不測曹丕大驚讀者見之亦吃一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執旌

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假城疑樓只用假人守把妙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嘆曰魏

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然則特地到此只當龍舟一樂正驚訝問忽然狂

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

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扶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

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與曹操赤壁時聞馬騰消息一虛一實前後又開開相映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收軍衆軍各

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

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

半淪死者無數韶年負氣未嘗誤事與近日少年不同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

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著前徐盛所授之計至此始見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截

住龍舟曹操之火背後燒來曹丕之火當面截住更是着急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著此時十隻龍舟已化作十條火

箭射中其腰可與太史慈報讎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

得馬匹車杖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

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

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

却說趙雲

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

南征消息却從趙雲

一邊聽得一絕妙接筭

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正是

方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從事於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借孫權以攻蜀。而蜀得收之。以為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以為我用。不惟不為我用。反深足為我患。則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遽欲伐魏。則孟獲將乘虛而議我之後矣。故凡孔明之通東吳。非注意於東。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蠻。亦非注意於南。而注意在北也。

曹操致韓遂之書。妙在先與韓遂看。後與馬超看。孔明致雍闓之書。又妙在不令雍闓看。却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張蔡之書。妙在不與蔣幹看。却令蔣幹偷看。孔明假令朱襲之書。又妙在自與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各見其奇。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極其變。

呂凱之圖善矣。猶不若馬謖之說爲善也。何也。呂凱能繪其地。未能繪其人。即能繪其人。未能繪其心也。馬謖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心。故披呂凱之圖。能使南方無處不在孔明之目中。聽馬謖之說。直當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之心。中耳。

用兵之家。但知攻城與兵戰。至於攻心。心戰之論。則六韜三略之所未及。詳黃石素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惟南巢牧野之師。爲能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然非待馬謖言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闓人認爲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爲雍闓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認爲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餉。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

先敘蜀中富庶以見內安而後可以外攘也

建興三年。益州飛報。

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孟獲猶是曹不五路中之一路此時乃去而復來建甯太守雍闓乃漢朝什

萬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

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現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

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賴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

實敘皆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

去征討。不征魏而親自征蠻出人意外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

之奈何。先有孫權次說曹丕且吳方連和而並言吳魏來攻便見其胸中沒分曉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

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遜陸也。放下東吳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

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按下北魏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保陸

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歸重中原征蠻正為伐魏地耳報先帝三顧之

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

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現為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

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癩疥之疾

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癩疥之疾直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

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

縱七

七擒之意于此已先定矣不消待馬謖說得

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為參軍，費

禕為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為副將，

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題大做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

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瘡痕未

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

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關索蹤跡直於此處，絀出補前文所未及。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

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夜住曉行，

所經之處秋毫無犯。者是王者的兵却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

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孟獲本是一路，忽先

有三於是高定令鄂煥為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

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三路又先寫一路却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

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將圓，魏延出

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

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

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做個引子。問曰：

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雍闓所

殺，汝為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雍闓所

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妙亦算一擒

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闔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施

此謀也。雍闔作梗與高定半信半疑。心下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闔自引三萬兵出迎。戰

不數合。闔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三路中又寫一路。次日雍闔又起兵來迎。

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闔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三路中並寫兩路。却說

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闔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

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闔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傳說。但是

高定的人。免死。雍闔的人。盡殺。妙計衆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闔的人到帳

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必然如此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

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先發遣雍闔的人。妙在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以疑雍闔。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

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闔

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爲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

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次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稱雍闔

之約。以疑高定。又帶朱褒在內。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闔寨中探聽。却有一

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今又將高定的人故意認作雍闓的人巧妙之極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的話說雍闓的話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闓的書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孔明已先下種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皆在孔明算中定曰如此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與假書相合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又是孔明先下的種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非鄂煥殺之亦非高定殺之是孔明殺之耳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却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

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來報。讀至此令人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

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實是我瞞他反說他瞞我妙甚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

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闓結生死

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既假致雍闓之書又假作朱褒之書一派是假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

之計也。不是朱褒反間實是孔明反間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朱褒方

表真心。殺朱褒又只用高定殊不費力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

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

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來得湊巧此處方寫朱褒一路襄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

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襄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闓妙在先知朱褒

妙在不知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

之於是眾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

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玩高定於股掌之上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

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却三路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

問曰誰與公守此城得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

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

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冊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蠻人已今敢獻與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

與張松獻圖前後相對。先主無張松不能入西川。孔明無呂凱不能平孟獲。

孔明大喜。

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

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

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

馬良之死在此帶敘。出來省筆之法妙。

謖曰：「奉

主上勅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

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

足見孔明虛心，非今人所及。

謖曰：「愚有片言，

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

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

算到北魏正合孔明意中之事。夫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所無，却是絕妙兵法，又在孫吳之上。

願丞相

但服其心足矣。」

高見

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

即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

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噲喃元帥。

平了三郡却又生，出三洞來正與三

對郡相。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

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茶那取左路，阿噲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前三部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三路只是兩路，厮殺今却一齊都出。却

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

趙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不分付却是勝於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馬忠有二一爲吳之馬忠，一爲蜀之馬忠，吳之馬忠已死，此乃蜀之馬忠也。

囑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慣用法。

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

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

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又說一句再激他一激。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

不用，各有慍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汝涉險入深，爲蠻人所算，失其銳

氣耳。此是第一番激他。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止妙

之正以激之也。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却說不識

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

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皆在孔明算中。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

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

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

却細問其故。不激不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

路，却通五溪洞。一個洞名并董荼那阿噲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

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身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著月色而行。忙

中偏有閒筆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行了兩個更次蠻兵方起造飯，准備天明，

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

馬，只一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

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噲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

天已平明。又殺了一個更次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

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明是孔明教他接

應魏延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

阿噲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明明是孔明教他接應趙雲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噲喃乘亂

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

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眾皆言曰：董荼那阿噲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

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奇幻之極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解

董荼那到，張翼解阿噲喃到。妙令人不解其故眾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

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卽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此時却極力贊他一句真神妙不測吾

料董荼那阿噲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疑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至此方總說明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

阿噲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孔明自此以後只用此法二

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暗使此是明遣又喚王平關索同引

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不大驚而大怒便見其倔強

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旗門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陣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得寫

孟獲怕人乃見擒之非易縱之亦非易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

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槍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在孟獲眼中寫出孔明誘敵

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

明明

是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又明明是誘敵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

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只道此二人為伏兵。那知又有子龍文長在後。

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

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

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

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彼追兵至近前而路狹。馬不能

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

引五百部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張擒董阿用虛寫。今魏延擒孟獲用實寫。此是一擒。

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

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槍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

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合孟獲見漢兵威儀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

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

孟獲所拘。今受驚嚇。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

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

酒食米糧。而遣之。一路只用此法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

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獲曰。

...

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兩川之地不是你的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與攻心之戰相應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卽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此是一縱正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二擒孟獲卽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萋萋戎車旣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玁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爲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之力耳。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噲喃卽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避之之爲難。如先主猱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

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盡渡瀘水。非復前日依山傍林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

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卽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

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分衆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己之謀也。知攻心之爲上。是與孔明七縱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卽今日讀者猜之。亦不能測其玄機。况當日孟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掌中物又卽囊中物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

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先在此處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

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殺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著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

此得脫背地出醜之事在人前遮瞞得乾乾淨淨何近日孟獲之多也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棚會集各洞酋

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噲喃已在洞中前三郡太守殺

其二而存其一今三洞元帥殺其一而存其二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孟獲何等倔強二人何等疲軟獲傳令曰

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遠來勞苦况即日天炎

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

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膽怯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

依山傍岸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

運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膽大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

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

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南方屬火故也彷彿似西遊記火焰山孔

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

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

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先主在號亭亦屯於林木茂盛之處但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

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

乘涼以避暑氣參軍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

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前文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

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可知孔明若在魏亭必不被燒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

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令入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此時用得幾服香茹飲

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

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說出一個死字果應下文死了一半

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

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觀呂凱圖本連水之急慢亦多得

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噲喃兩箇洞

主使爲內應不可有誤。亦如前卷中之用鄂煥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

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記通天河馬岱

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

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

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中所未及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

六百隨著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著二千壯軍

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

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

與後文鄧艾渡陰平嶺彷彿相似

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

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

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

如避暑九成宮

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

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

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

蠻子且慢作樂苦便到也

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

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

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

土人之語又在孟獲口中說一遍

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

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

癡蠻子

正言之

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著平北將軍馬岱旗號

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出○平北將軍今作平南將軍矣

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

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排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

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

無用蠻子

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

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

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噲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

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

岱如此如此。

妙在部下人認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知孔明撥與五六百軍正爲此時用也

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

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茶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蠻子原有良心

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茶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

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

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茶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取禍之道諸多酋長皆來告

董茶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

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是說孔明之智况

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是諱孔明之仁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

中百姓塗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

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茶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

醉於帳中董茶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亦

受諸葛丞相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皆在

孔明算中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蠻子此時却蠻不過○此是二擒

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

頓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那先入中軍見孔

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安慰。遣董荼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蠻子嘴硬，偏會解說。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虧他此付老面皮。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第一番更加厚。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第二番放他，偏有許多說話。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故意教他不虛實妙。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再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蠻子說謊。孔明忻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此是二縱。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噲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好狠蠻子。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把守隘口，自引

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

渡瀘水。歸大寨去了。孔明撤回馬岱。却在孟獲一邊虛寫。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

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已在孔明算中。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

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

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馬岱也。此時忽然又見馬岱。得得出沒不測。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

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

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

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與孔明周郎各寫火字於掌中。彷彿相似。孔明從之。馬謖

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

與吾同。妙在不敘出所說何語。令讀者自知之。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

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各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妙在不敘出所用何

計待後文方見。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

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便有進貢天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却手下人先來。明明是詐。孔

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大恩。逕往銀坑山中。銀坑山先在此處。點出為後文伏線。收拾寶物

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

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

體

長力大之士。名為波斯獻寶却是夜又作怪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慇懃相待。却說孟獲在

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

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三更裏。應外

合以成大事。孟獲所授之計至此方纔敘明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

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

亮。癡蠻子說得如此容易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右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將

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

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付諸將之計亦至此方纔敘明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輝煌。孟優並番兵

盡皆醉倒。蠻子食嘴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

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奉答瀘水之毒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

而已。好看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

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

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將之來驚得參差錯落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

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

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三擒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

誘擒孟獲。前未敘孔明分付馬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

害。一路多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此是前文所趙雲擒孟優至。此是前文

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馬忠關索於此補出其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

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

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

如何肯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解說蠻子油嘴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

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極似今日低棋輸了到底不服輸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

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

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調笑遂令武士

去其繩索放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是此時蜀

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

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前兩番賜酒賜坐今第三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

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

馬岱之言純是剛趙雲之言剛中帶寬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

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尙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

尸萬斷決不輕饒。趙雲之言略寬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收三放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

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

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爲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

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上項事此處方纔敘明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激又

勸衆人是孔明妙處衆將拜服。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

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又獎勵衆人皆是孔明妙處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

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還虧蠻子肚皮大受得這許多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卽差心腹

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

引出無數蠻子來了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

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991B

